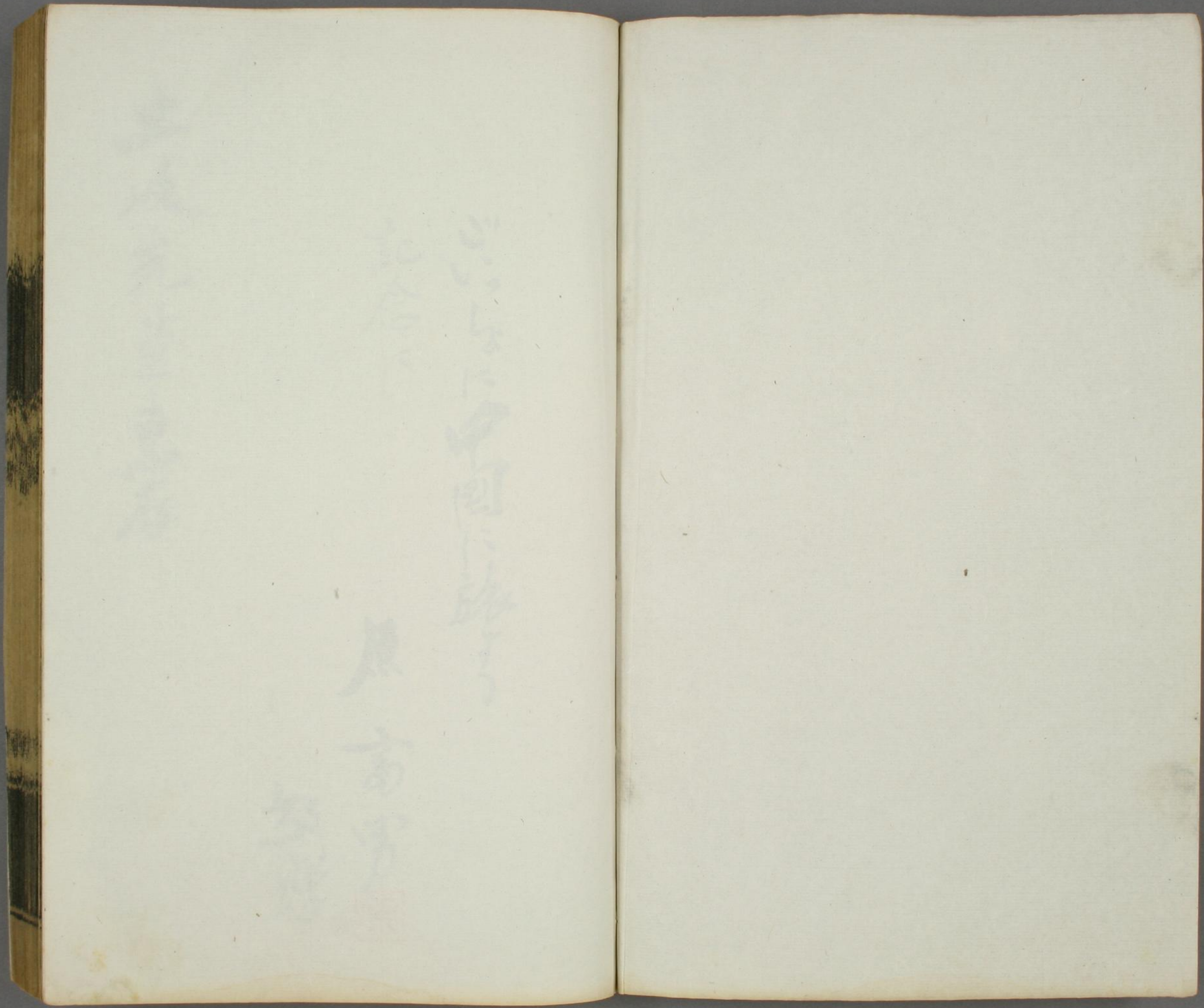


土岐文庫
文庫17
W99
I





いよいよ中国に旅す

記念下

原

高男



敬贈

土岐先生息存

江都陳素邨手牋

函辭精義

袁慶齡藏

010185142727⁰

文庫 17
W99
1

昭和六十年二月一日贈
土岐善庵氏寄

寄
春

序

劉勰曰不有屈原豈見離騷顧造物生人同資化育何孤臣孽子天必厄其所遇戾其所爲窘之迫之置之於莫可如何之地蓋欲磨礱其大節苦礪其貞操俾其精誠所結在天爲星辰在地爲河嶽夫然後知天之所以成之者至矣若屈子者豈不可謂天之成之者歟忠不見信冤莫能白其發而爲騷亦惟自寫孤忠泣遊魂於江上耳而不知其微辭奧旨實能動天地而感鬼神惜

當時及門如宋景輩諱楚之忌不敢明發其鑄辭本意以致微文愈隱幽怨莫宣幸漢孝武愛騷命淮南作傳而義以明龍門作史而旨益顯此亦千載一時之知遇也迨王叔師章句出而騷反晦唐宋諸儒不能闖其藩籬踵其悠謬愈襲愈晦使後之讀者望洋向若莫之適從嗟乎此豈讀騷者之過不善讀騷者之過也予幼卽嗜騷苦無善本會寫江上讀騷小影戊子夏承丹徒石颿山人不惜蒲團午夜苦吟三日夕爲賦讀騷長歌邇

來四十四年矣今春雪窗呵硯不憚眼昏筆拙復檢舊讀研其精義正其譌誤探蹟索隱雖不敢自命註騷然於騷之命脈竊有窺於一管不揣固陋畧爲詮釋庶廬山面目得以一洗塵昏於二千年後不致沈埋於霾雲宿霧中實亦賴屈子之靈有以陰相默助以底於成也書成爰志其始末並載石颿先生長歌於卷首以識不忘地下老友勗望之意嘉慶辛未長至日邗江耕心野老素村陳本禮漫識於水南瓠室山房

江上讀騷圖歌

騷經名篇二十五楚國無風屈原補後人擬騷終
不似漢王逸始能章句惟楚山川草木奇奇文蔚
起詞賦祖辯騷有劉勰纂騷有孝武反騷有楊雄
詆騷有班固痛飲讀騷王孝伯投書弔騷賈太傅
挹鬱哀怨情何深以此諷君君不悟卒章亂詞三
致志牢愁那得知其故沈淵應共寃魂語直接騷
人惟李杜廣陵陳君好奇古恨不與古爲儔侶君

家老蓮繡騷像君家陳深作騷譜我生庚寅同屈
子憔悴形容多不遇陳君何爲亦讀騷年少風神
慕輕舉君欲工詩賦遠遊遠遊託興知何所若有
人兮在江渚蘭舟桂楫何容與點點楚山青瀟瀟
楚天雨瑟瑟楓樹林黯黯沔陽路驚瀾奮湍欲流
不得流明星皓月欲吐不得吐長鯨蒼虬偃蹇亦
何怒我欲攜君洞庭之南瀟湘之浦一讀再讀三
四讀纏綿往復斷還續前歌九歌後九章猩啼鬼

嘯湘妃哭天不可問居不可卜忠不見信神不能
告悲回風兮惜往日可憐終葬江魚腹醒何如醉
清何如濁何不從衆女豈必處幽獨寂寞千秋萬
歲名眼前但得一杯足吁嗟乎讀騷者何人抗志
拔流俗古今善讀騷莫如李昌谷左景差右宋玉
淮南王安上下相追逐江南庾信老波瀾千里哀
傷空極目陳君讀騷得騷骨偉辭自鑄氣清淑君
今三十立修名集芙蓉裳餐秋菊沈寥四顧莫我

知美人含睇橫波綠

京江石颿山人張會撰



京口石湖山人題會錄
映美人合湘詩刻錄

離騷精義目錄

卷一

屈子列傳

司馬遷

外傳

沈亞之

悲回風

刺心

離騷

賦美人漁父

惜往日

卷二

天問

卷三

大誥

目錄

招魂 大招

卷四

九章

惜誦

思美人

涉江

惜往日

抽思

哀郢

悲回風

懷沙

橘頌

卷五

九歌

東皇太一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卷六

遠遊

卜居

漁父

參引諸家

離騷傳

淮南王劉安

離騷章句

王逸

辨騷

劉勰

史通

劉知幾

文選六臣註

李善
張銑

呂延濟
呂向

劉良
李周翰

天對

柳宗元

離騷補註

洪興祖

者家

卷六

離騷

小澤夫人

哀郢

悲回風

西征

山泉

國夢

兼夜

卷五

離騷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澤

九東皇太一

雲中採

幽昏

離騷集註

朱晦菴

離騷草木疏

吳仁傑

離騷集傳

錢果之

楚詞疏

陸時雍

文選淪註

閔赤如

天問別註

周拱臣

閔本批點

陳深

繪像楚詞

來欽之

楚詞聽直

黃文煥

楚詞評林

沈雲翔

離騷解義

李安溪

天問補註

毛奇齡

楚辭燈

林雲銘

離騷正義

方靈臯

文選評

何義門

屈辭洗髓

徐文煥

離騷節解

張德純

楚辭評註

王萌

姪王遠

文選評註

方榕川

楚詞詳解

奚蘇嶺

騷辯

朱冀

離騷彙訂

王貽六

離騷新註

屈復

山帶閣註

蔣驥

楚詞節註

姚培山

楚詞約註

高秋月

楚詞讀本

方人傑

楚辭發蒙

練湖女子陳銀

文選音義

余簫客

屈騷心印

夏大霖

屈辭精義畧例

一 騷之稱經見王叔師序曰孝武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經字乃漢儒所加而後人指為僭經又漢書傳曰初安入朝獻所作內篇上愛秘之使為離騷傳則是淮南奉詔作傳當另有傳文非僅以天問以下諸篇名之為傳也自傳文放佚舊目未刪後儒不考其由輒為訾議幸太史公屈原列傳尚載有國風好色而不淫五十二字猶是離騷傳中語也可以窺

見一斑

一篇目編次自劉向哀集離騷九歌天問九章遠遊卜
居漁父外列入九辯惜誓招隱士七諫哀時命九懷
九歎共十六篇爲總集之祖唐宋以來未之有易至
明黃文煥始專取屈子二十五篇之文益以招魂大
招爲屈子一家言迨後林西仲蔣涑塏皆祖其說然
於篇目前後移易則各成其是余惟漢儒去古未遠
當以太史公所讀古本爲定太史曰余讀離騷天問

招魂哀郢悲其志蓋離騷乃騷之總名自應首列天
問次之二招又次之哀郢乃九章篇名則九章宜繼
二招後九歌爲巫覡祀神之樂章遠遊則莊生世外
逍遙語皆騷之逸響而以下居漁父終焉者騷之變
體也

一騷有賦序自帝高陽起至故也止乃騷之賦序漢人
三都兩京賦序之祖前人未會考訂而昭明文選又
刪去曰黃昏爲期二語遂使序與經文淆混遙遙二

暑例
二
千年來讀者皆如夢中不但以二語爲行文而於文
義重複難通處輒穿鑿以彌縫之故詞愈支而義愈
晦矣此豈廬山真面目耶今於書中凡有賦序者悉
爲標出頓見眉目清醒而章法次第益復瞭然

一
天問論古事書法原本楚史禱杌然於崇伯鮌則多
怨辭蓋傷其婞直沈淵跡有類乎已於羿浞澆多貶
辭所以寒亂臣賊子之胆於湯武多微辭特伸大義
於當時以弭楚寇周之謀也按綱目周赧王三十四

年書楚謀入寇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
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爲天下共主而攻之者名爲
弑君尹起莘曰楚自屈匄敗亡後其君執死於秦其
子繼立自救覆亡之不暇乃欲謀周甚矣前史止述
圖周至綱目始正其入寇之名其罪不在羸秦下讀
尹氏此論則知天問歷述三代征誅放伐之事而語
多微詞者義蓋有在楚自熊通稱王楚莊問鼎世有
無君之心迨懷王在位三十年未聞有此舉者焉知

非屈子之言潛移默奪之耶至頃襄時屈子放逐久且聽讒而欲逼之死焉能用其言哉此義歷來註家從無齒及故特爲發明以告世之讀天問者

一 九章之文應分懷襄兩世之作惜誦抽思思美人作於懷王時哀郢以下則頃襄時作也橘頌乃三閭早年咏物之什以橘自喻且體涉於頌與九章之文不類應附於末舊次未分且有謂橘頌乃原放於江南時作未可爲據

一 騷經體兼風雅前賢論之詳矣然未知天問是題圖之作二招乃託諷之詞惜誦格稱問答懷沙自祭哀辭湘君夫人比興雖殊篇聯一氣大少司命天星同傳並轡揚鑣山鬼實解嘲之祖遠遊闢遊仙之逕卜居詞創荅賓漁父文成客難河伯則伊人宛在東君則日出入安窮餘若悲回風之寤嬋娟儼若娑婆門咒鬼地獄現像此皆筆有化工思入元渺故能神怪百出後三百而爲開山之祖豈秦漢而下之才人所

能彷彿哉

一烹詞吐屬之妙天籟生成其妻其處如哀猿夜叫醜
郁處如旃檀香焚鮮豔處如琪花綻蕊蒼勁處如古
柏參天其繪聲繪色處如吳道子畫諸天無美弗備
其經營慘澹處如神斧鬼工巧妙入微然又皆從至
性中流出非斤斤以篇章字句矜奇炫巧也

一采輯衆說皆掇其能闡揚奧義或足發明言外之義
者探元珠於赤水識良璧於荆山要在機神切中肯

綮若語無關乎痛癢或似是而非或鑿空謬贊老生
常談槩置弗錄

一註中訛謬有因相舛而誤者有因踵訛而誤者如伯
陽之陽訛強康謀之康訛湯啟秉季德訛該諡上自
予訛試此因別字而訛也若夫故實之誤如啟棘賓
商乃啟賓商均事而註引山經上賓於天之文以實
之獻蒸肉之膏乃翠弒帝相事而註謂以豕膏祭天
焉得夫朴牛乃上甲微伐有易事而註謂湯出獵得

大牛眩弟並淫指慶叔牙而註謂指象何馮弓挾矢
美季歷也註謂指稷彭鏗斟雉雉乃飲器註謂斟雉
羹饗堯諡上自予乃子囊諡楚共王事註謂昭王奔
隨凡此皆訛誤之大者不敢貽誤後人故列正誤一
條餘若謾聞曲說筆不勝載故畧之

一前人論騷如黃文煥之十八聽蔣涑脰之餘論林西
仲之說例魯雁門之讀法非不娓娓動聽然語多穿
鑿未臻上乘非真三昧

一林西仲纂有懷襄二王事蹟以備讀者參考蔣涑脰
因西仲本復輯楚世家及左國諸書附以已見補繪
楚地理五圖較西仲氏爲詳不能備載姑闕之

一蔣涑脰有楚詞說韻苦於太繁劉雙虹楚辭叶音又
嫌其太簡蓋楚都地屬周南時之漢廣字多楚音士
人汲古漱芳未有不熟二南而能讀楚詞者考古音
而叶古韻是在知音者今各叶句下若叶韻前文已
見而後有再叶者則止書叶而不書韻省繁也

一古詩分章創自喜起三百繼之有賦有比有興楚辭古本不分章句至朱子始分之後人有分有不分然分之眉目始清脈絡亦易於尋覓蓋章猶解也漢樂府用解者便於歌也其間音節之頓挫聲調之抑揚悉於解中見之楚辭亦歌也所謂行吟澤畔者長歌當哭之意也其間章各有旨句各有意字各有法總不欲使人一覽而盡至於音調之高朗又全乎天籟矣

一離騷圖創自實父仇氏家洪綬亦繪有九歌圖 本

朝蕭尺木從而廣之合三閭鄭詹尹漁父爲一圖九

歌九圖天問五十四圖曾經 乙覽 高宗

壬寅 特命 內廷補繪離騷三十二圖九章九圖

九辨九圖招魂十三圖大招七圖香草十六圖足稱

大觀爲士林雅製惜不能摹繪諸圖弁諸書首傳之

人間以廣見聞是所歉也

一古今從無閨秀註騷者康熙庚寅有練湖女子姓陳

名銀者註楚辭發蒙五卷自序垂髻口授楚辭二十
五篇曾遍閱漢唐以下三十一家評本而嫌其重複
拖沓荒淫鄙瑣可憎可厭其言切中諸家之弊可謂
讀騷有識者矣然惜其仍落前人窠臼未能拔乎其
萃特有一二可異者美人遲暮句註云至此方人題
又招魂遺視聯些句註云此所謂臨去秋波那一轉
也二語恰與予同大奇此書無刊本識此以存其人
拙註偶箋仿鄭康成註毛詩例各有發明以發前人

未發之義其中間有未盡及文外之意附註於後以
便讀者參觀

一所采諸家均有姓氏總目註中惟記書名不標姓氏
亦省繁也

一則宋高宗以此言及蘇日新中書時之入侍
 野處香齋賦
 未發之海其中國自未盡又文少之意則若必其

史記列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
 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
 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
 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
 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
 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非我莫能為也
 王怒而疏平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

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剌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

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迥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疎濯淖污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

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辭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

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穉子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驩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畱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項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爲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

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復之一篇之中三致志焉然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貞以自爲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

死於秦爲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爲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乃作懷沙之賦於是懷石自沈汨羅以死後有楚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爲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名誼渡湘水爲賦以弔屈原

太史公曰余讀離騷天問招魂哀郢悲其志適長沙觀
屈原所自沈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
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
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

楚辭天不與此不與人之離也其言曰我欲不與

屈原外傳

唐沈亞之

昔漢武愛騷令淮南作傳大概屈原已盡於此故太史
公因之以入史記外有二三逸事見之雜紀方志者尤
詳屈原瘦細美鬚丰神朗秀長九尺好奇服冠切雲之
冠性潔一日三濯纓事懷襄間蒙讒負譏遂放而耕吟
離騷倚耒號泣於天時楚大荒原墮淚處獨產白米如
玉江陵志有玉米田卽其地也嘗遊沅湘俗好祀必作
樂歌以樂神辭甚俚原因棲玉笥山作九歌托以風諫

外傳
至山鬼篇成四山忽啾啾若啼嘯聲聞十里外草木莫不萎死又見楚先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儵倏與古聖賢怪物行事因書其壁呵而問之時天慘地愁白晝如夜者三日晚益憤懣披蓊茹草混同鳥獸不交世務采栢實和桂膏歌遠遊之章托遊仙以自適王逼逐之於五月五日遂赴清冷之水其神遊於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思慕謂爲水仙每值原死日必以筒貯米投水祭之至漢建武中長沙區回白日

忽見一人自稱三閭大夫謂曰聞君嘗見祭甚善但所遺並蛟龍所竊今有惠可以楝樹葉塞上以五色絲縛之此物蛟龍所憚回依其言世俗作糴并帶絲葉皆其遺風晉咸安中有吳人顏珏者泊汨羅夜深月明聞有人行吟曰會不知夏之爲丘兮孰兩東門之可蕪珏異之前曰汝三閭大夫耶忽不見其所之江陵志又載原故宅在姊歸鄉北有女媧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時當秋風夜雨之際砧聲隱隱可聽也嘻異哉原以忠死直

古龍比者流何以沒後多不經事特千古騷魂鬱而未
散故鸞熊雖久不祀三閭之跡猶時彷彿占斷於江潭
澤畔蒹葭白露中耳

楚辭集卷之十一
騷辭精義卷之一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騷辭精義卷之一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離騷

發明

騷辭首變三百體製為詞賦之祖其創格之奇前有序後有亂中
間往復鋪敘情詞愷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女嬃以下諸章純用
比喻而幽衷苦意一一曲繪而出淮南王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
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可謂兼之矣太史公曰其辭微其志潔其
行廉其偶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千古以來善說騷
者惟淮南與龍門二人而已餘如子雲反騷孟堅序騷直門外漢
他若叔師章句劉勰辯騷
柳州天對固毋庸瑣瑣矣

淮南王曰

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
矣蟬蛻濁穢之中浮遊塵埃之外瞻然泥而不滓推此志

雖與日月
爭光可也

王逸曰

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
靈修美人以媲君處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
風雲霓以喻小人其詞
溫而雅其義皎而朗

帝高陽

帝顓頊
楚之先

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

屈子
父字

攝提

歲支在
寅日攝

提貞

正也

於孟陬

寅月

兮惟庚寅

寅日

吾以降

叶洪誕
生也

箋

開首標一貞字便見生時已得乾剛四德之一敘祖考
見世德之美紀年月日見生時之美皆所謂內美也

節解

首溯與楚同源共本世為宗臣便有
不能傳舍其國而行路其君之意

皇

皇考
也

覽揆予於初度

天之躔度初
週辟盛日也

兮肇錫予以嘉名名子

曰正則兮字子曰靈均

高平曰原故名之以平字之曰原正則靈均釋
名字之義都元敬曰正則靈均乃其小名小字

箋

禮子生三月而名之既冠而字之三閭名字不錫在一時度者天之躔
度日周天三百六十一度四分之一又值始生之度曰初度齠齡成歲

矣若以初生為度豈胎髮未乾遽即覽揆錫之以名字乎况取
俎豆而提干戈必待知識初開而後可以覽其靈明聰慧也

邵橫曰

述世系名字不言姓者楚同姓也已為宗姓乃遠
述高陽近不本封國者大夫不敢祖諸侯之義

正誤

初度舊註指為氣度為時節及
為年月日皆支首者均誤也

紛吾既有此內美

天工

兮

紛字
倒句

又重

重用
其力

之以修

發蒙修字
是眼結上

下能

叶何
學力

扈

被

江離

蕪

與辟

蒨

芷兮紉

結

秋蘭以為佩

扈初見修
能之功用

正則靈均跟
上貞字來乃
伯庸取以名
子之義離騷
明明自道何
以史遷曰名
平又曰原者
豈古人果有
乳名小字如
令尹子文之
一名鬬穀於
菟耶

解義

扈者被服在身以喻德美佩者隨身取用以興材能

節解

蘭芳秋而彌烈君子佩之所以象德篇中香草取譬甚繁指各有屬此則首喻己之博采衆善以為修飾也

汨水流疾貌

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朝搴阰

音毗楚南山名

之木蘭兮夕攬洲之宿莽

叶米朝夕即若將弗及意

解義

若將弗及修之勤也木蘭去皮不死則德行益貞宿莽經冬不枯則材能彌茂

發蒙

汨字新雋已上自敘年譜簡潔秀麗開史漢之先

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

頂上諸芳

之零落

兮

草彫曰零木隕曰落

恐美人之遲暮

上三句灼下美人文法倒裝發蒙草木自喻美人此君此方入題

箋

以美人稱君本詩東兮之章君子進德修業既自強不息尤欲君之及時用賢圖治也美人句乃離騷命意入題處為全騷之根後文求女諸章皆從此處發脈末則歸到西海為期又專為此西方之美人也此如靈芽初茁循其脈而尋之則千枝萬葉無非一本之所發也讀至國無人莫足與為美政美人二字雙收則葉落歸根仍不離乎宗祖此一篇之大旨也

不撫壯而棄穢兮

指上美人言

何不改乎此度

舊染之汚

也棄

騏

騏君用賢

以駝

同馳

騁兮

臣効命

來

勉而望之之詞

吾道

導也

夫先路

通篇點睛扼要

在撫壯棄穢乘騏騏二層故開首即痛切言之非泛泛作指點語

箋

此原欲以師保自任如伊尹之相湯周公之輔周也君圖治則竭輔弼股肱之力君用賢則盡吐哺握髮之忱其規模宏遠情詞懇切直與伊訓說命相表裏此騷之所以稱經也

正義

穢謂羣小騁驥喻賢人欲君去穢故下言三后之用芳欲導君以先路故陳堯舜之導道欲諷君以改度故述桀紂之窘步邪徑之幽險憂皇輿之敗績故欲奔走先後以及前王之踵武皆所謂導以先路也

昔三后

禹湯文

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

叶紫騷辭三后純粹雖聖德使然要在乎信任

眾芳在字削裝萃

雜

申椒與菌

窘

桂兮豈維紉乎蕙芷

純粹德之精而一也然非兼備

善行小大不遺則無以為純粹故以眾芳比之不專指賢才也

節解

椒芳以實菌芳以根桂芳以皮蕙芷以葉博取而精采也

辭錄

椒桂帶辣氣以其香猶用之不但用純香之蕙芷而已喻逆耳之言亦能受也

騷釋

大旨全側重任賢一邊蓋用眾芳即是乘騏驥乃本章之來路眾芳蕙穢又本章後文之去路也如此看方能前後脈絡貫通

正誤

三后舊誤為三皇又有謬為呂刑之三后者

彼堯舜之耿介

光

介

大

兮

既遵道

光明正大之道

而得路

正路

何桀紂之昌被

狷

兮夫惟捷徑

邪

以窘步

箋

由三后上溯堯舜落出桀紂正為懷王痛下一鍼

騷釋

文明之運威於中天故德業之光大必推堯舜而堯舜治天下莫先於為天下得人所以一切水火工虞皆得其所當行之路故能成其耿介為千古君臣極則也桀紂不循是道一味猖狂自恣疏斥忠良朝無正臣引君當道故所行皆苟且不正之路所以速其覆亡之禍千古殷鑒也

惟黨人

傲春秋特書之例

之媮

一作媮

樂兮

小人不知國家安危大計日惟導君於聲色犬馬縱恣媮樂而不知

雅

四

國政日非疆事日壞矣

路邪幽昧以險隘叶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大

輿君之所乘

之敗績春秋書戰大崩曰敗績

箋

黨人為罪之魁禍之首也路幽昧則詭譎可知險者設筭以陷人隘者極力排擠使人無容身之地一人傾之十人下石所謂黨也是時楚懷兵敗地削子質於齊受欺於秦疆事日壞國政日非而在廷羣小不能臥薪嘗胆猶日詭佞成風苟安是圖屈子宗臣與國休戚相關目不忍視故大書特書以重著其罪也

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荃

不敢顯言君故以香草呼之

不揆余

之中情兮反信讒

發蒙至此方點讒字然已聲明而不能出矣

而齋

音齋 齋積怒 齋積怒 含恨也

騷辭

此指為左徒時與王圖議國政直言正諫也奔走此遇事輒盡言若惟恐赴救之無及而竭蹶以趨也先者開其邪於未形後者爭

其失於已著踵武者穆垂以來強盛之遺跡也其如黨人已有先入之言而徒益君心之怒哉

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

叶 謇謇固知為取怒之根無如事係安

危非宗臣所能思置也

指九天以為正兮

太史公曰人窮則反本未有呼天者此呼天之詞也

夫惟靈

修稱君之詞

之故也

結出賦騷正意

箋

已上離騷賦序詞賦有序自離騷始先序其作騷之由然後鋪陳始終可賦其事以明之也後世班孟堅左太冲兩都三都皆有序實肇於此前賢未經劃出以致序與經文淆亂不分女讀者每嫌其重複顛倒耳

史通

離騷經首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實馬遷揚雄班固自敘篇

右第一節序文

凡十一解起如崑崙起祖來脈甚遠落如峯窩結穴其義甚深其氣甚厚非一邱一壑所能盡其蘊也

曰標經正文故以日字另起

黃昏以為期兮羌

楚語猶何為也

中道而改路

叶若羅

箋

親迎之禮以昏為期此大夫自述策仕之初猶之女子適人一經聘訂遂以終身黃昏為期及爾借老之誓也中道改路則不我屑以不思其反此從谷風張氏章之見棄於其夫也脫化而出

正誤

案黃昏為期二語洪興祖曰王逸不註此二句疑後人所增宋子曰洪說雖有據安知王逸以前已脫此兩句耶考今王逸本現有此二句惟文選脫此二句似昭明不知離騷有敘特刪此二語使敘文聯成一篇故後世以訛傳訛實自昭明始也

初既與余有成言兮後悔遁

道辭知其所窮

而有他

讀

余既不難

夫離別兮傷靈修之數化

叶訛何評不難別先頭一筆伏後遠逝張本

箋

成言龜勉同心之言也悔遁有他則女也不爽士貳其行矣君既疏臣則臣當引退竊恐已棄之後君心固極日變日化不但不我能悟反以我為讐是可傷也

余既滋蘭之九畹

二十畹

兮又樹蕙之百畹

同畹

畦五十畹

一作

夷與揭

一作

車兮雜杜蘅與芳芷

此是其平昔鞠躬盡瘁處

箋

此言我既廣植蘭蕙以備紉佩之用又復多種香草為國家培植人材亦猶言蓄御冬之計詎一朝齋怒竟不念昔者伊余來墜之時矣

箋

上二語喻己之修身不倦下二語喻己之收羅賢才以待進用是兩層

箋

此見疏後追適為左徒時培植善類期與共為美政也蘭為國士之香蕙似蘭而香不逮殆質美而學未充者雷夷揭車香又次於

蕙皆可以備治繁劇之才作應對之選杜蘅芳芷小草之微香者以比一藝之長無不兼收而並采也

冀枝葉之峻茂兮願埃時乎吾將刈願及時而進用雖萎絕其亦

何傷乎見身雖被疏而芳香不改也哀衆芳之蕪穢

箋 特恐已去之後羣芳無主士氣沮喪必致變而為穢矣人之云亡邦國殄瘁豈不哀哉

笑註 承上章言本欲儲才以待己之進達今已雖見絕於君亦何傷乎可哀者衆賢皆廢也慨然有一君子退衆君子皆退一小人進衆

小人皆進之感

解義 三后之威所資者衆芳耳我昔爲國培植冀其及時收用今則不傷其萎絕而哀其蕪穢雖萎絕芳性猶在也蕪穢則將化而蕭艾

是乃重可哀已

衆頂上衆芳皆競進以貪婪兮憑楚人謂滿曰憑不厭乎求索讀素貪婪無厭總不

怨滿羌內恕己以量人兮責已則暗責人則明各興心而嫉妬

箋 此專指蕪穢之衆芳言蒸黨人不足責矣茲所樹之一二君子猶望其砥礪廉隅扶持世道不意衆皆競進而入於黨人之局日流於貪索而不厭反責人之不已若各興心而嫉妬也

忽馳騫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老冉冉其將至今恐

修名誇修廉潔之名之不立

箋 此追溯未疏時黨人見王之任我忠謀日進得毋謂我亦同若輩馳騫追逐於功名之場故益加排擊然反之予心實非所急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固在此不在彼老冉冉託爲自勉之辭以釋妬者之疑也

發蒙

非余心極尖冷能令妬者茫然原非好名者日名特對貪妬者言耳

朝飲木蘭性堅不死之墜露兮夕餐秋菊晚節耐霜之落始英讀

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所修精練所守要約也長願頌頌頌面苦饑而有菜色也亦何

傷

洗髓

承上所急非彼所恐在此故雖朝無飲但飲木蘭之墜露夕無餐但餐秋菊之落英清貧若此願頌可知正與貪婪之輩相反

擊木根木蘭根鬚可緝為線以結茝兮將以為扈也貫薜荔之落落將以為裳也矯

茵桂以紉蕙兮索胡繩香之纒纒將以為佩帶也

卷

此見疏於君而益務自修也蹇之象曰山下有水君子以反身修德屈于當匪躬之時值羣小之慍亦惟有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盡王臣之

節而已至於成敗利鈍非所計也此雖自警亦暗寓平昔納諍之辭蹇露者先聖緒言落英者時王新義木根以重根本荔葉以謹細行茵桂辛辣以喻法言蘭蕙清香以喻異語索之胡繩則約束其身心而不得縱恣也此見既疏後猶復蹇蹇不休也

蔣註

前言扈芷此更以木根之堅勁者結之益以荔葉貫之前言佩蘭此更以茵桂之辛辣者紉之益以胡繩為索而束之明摧折之後

所修益加勵也

右第二節經文

凡七解已上傷靈修哀衆芳表貞潔作三層入首以清經之來岷庶序不與經混章法既明則以下

文義層次可迎刃而解矣

蹇承序中蹇字求吾法乎前修兮非世俗之所服雖不周於今之

人兮願依彭咸殷賢大夫諫君不聽投水死之遺則

離騷

箋 善則必不能周於今人依彭咸遺則蓋預為自處地步

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泛指孤臣孽子言生之多艱余雖好修姱

以鞿馬羈馬兮蹇兩蹇字分點朝諝詬而夕替叶廢也何曰涕替首尾叶

箋 此明因蹇被替之故鞿如馬羈在口羈如馬革絡首比已欲言既不敢逆鱗以招尤欲行又不敢觸機以致悔而仍復朝被詬而夕被替也

既替余以蕙纒佩帶兮又申之以攬茝見替非一次亦余心之所

善兮雖九死死字初見其猶未悔

箋 人不難於一死難於九死既以蕙纒見替則宜知悔矣又申之攬茝猶不悔以見其立志之堅如此非死生所能搖惑者以起下文怨字如箭在弦不得不發不然則臣子之於君豈敢輕露一怨字哉

怨靈修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眾女嫉余之蛾眉兮

謠貝錦謂余以善淫浸潤至此不得不怨矣

騷辯 大夫見忌於羣小如蛾眉之入宮而見妬大夫以修姱為立名羣小即指修姱為炫俗大夫以蹇直為法前修羣小即指蹇直為暴君過蛾眉而誣以善淫何患無辭彼有其具君子其奈此小人何哉

固時俗之工巧兮借謠詠為工巧偃規矩而改錯反常妄作背繩墨以

追曲兮詭道以從時競周容苟合以取容也以為度

發蒙 競周容三字刻畫傳神之筆度字映前

騷辯 說文偃向也與下句背字對待成文上句是覩面相向而任意更張下句是顯然背馳以逞其機便追曲則更險而毒凡所以陷君

子者不
極不毒

正義

始以巧嘗者尚自知其何與背至
競以為度則并不知其何與背矣

再見

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

叶

也 邪 兩也字一吞聲而
悲一放聲而哭也

彙訂

恫鬱邑余侘傺許多字面極寫窮困之狀獨窮乎此時
即詩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之意顧影自傷歎歎欲絕

騷辭

前章忍不能舍是大夫不忍明哲保身此章不為時態是大夫不
忍臨難改節後章說到終古則大夫直不忍與小人同戴日月矣

驚鳥

鷹頭類
喻忠直

之不羣兮自前世而固然何方圓之能周

前應

不周

方柄不
入圓鑿

夫孰異道而相安

叶

夫孰異道而相安

箋

已上反復論說皆申言
其所以不能周於今人

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

取 詢 同

伏清白以死

死字直
三見

兮固前聖之所厚

何評厚重也遲回
鄭重不遽引決也

箋

已上凡三言死字皆為怨字洗發以見其不得已之心也而未復插入
一固字者繳足上文三死字又為下文悔字漏洩春光一線蓋受怨誹

之誅國法或不可逃若因謠詠之辱其死固可少緩何也我與君國休
戚相關竊恐已一死後君終不悟國事日非必致社稷傾危蓋君與社

稷重而死為輕不妨稍緩以冀其一朝改悟也倘九原不復不但重傷
吾君之心更恐益吾君之過矣用固字一勒吸起下文悔字如珀引芥

節解

古固有志行皎然寧直道以死不肯枉道以生者如比干夷齊之
見侮於孔子安在知我者之無人乎夫受謗於羣小而見許於聖

人屈於一時而信於百世
從違之間不再計決矣

惟蚤

右第三節

凡八解已上法前修被諍替受謠詠亦用三層承上是死之志決矣末用一固字稍為放活蓋不如此則下文無轉身之地矣文字之巧要在死中求活

悔發象悔字映前

相視也

道之不察兮延佇乎

將作歸田計故臨去而徘徊也

吾將反

王庶

幾改諸則必反于

回朕車以復路

舊山之路

今及行迷之未遠

陶潛歸去來辭悟已

往之不諫知來者之可追實迷途其未遠覺今是而昨非正祖此意

箋

道死直之道君之不察或昧於一時己之不察則迷於一世倘君心可格何妨再圖悟主之方故有延佇將反之思也

正義

既反覆審處謂舍死無他途矣又復自悔輕身以就死亦相道之不察也處死不審乃行之迷也進不見用尚可退而自修存身隱處以俟

時也

正誤

相字諸家皆作輔相字解且謂回車為不肯背道行遞迷途即所欲去之路誤也

步余馬於蘭皋

歸途

兮馳椒邱

山居

且焉止息

見行止栖息猶然昔

日之芬芳故步也且焉者聊且為稅駕之地也

進不入以離

離

尤兮退將復修

製也

服

箋

首二語正淵明所謂三徑就荒松菊猶存既窈窕以尋壑亦崎嶇而經邱也回車之後既無官守又無言責則我之進退豈不綽綽有餘裕哉

初服江離辟芷之服也

外傳

原故宅在江陵姊歸鄉有女嬃廟至今擣衣石尚存江陵有玉米田即原所耕之地原蒙譴被放耕吟於野倚耒號泣時楚大荒原

墮淚處獨產白米如玉

佳

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

余情其信芳。

孫月峯曰：下二語是倒句法。

箋

原雖退居林下而愛芳舊習仍然屈彊傲世。既曰不吾知其亦已兮，而又曰苟余情其信芳，則是口中欲已而心中尚不欲其已。猶薰表異於人也，所以後文復有往觀四荒之語。

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

光 彩芳馨 與澤色之

其雜糅

錯

兮唯昭質

光明

其猶未虧

發蒙見得透亦唯自信得過

箋

原外傳：原細瘦美鬚，手神秀朗，好奇服冠切雲之冠。蓋大夫本好修潔，而此又寫得分外出色。既以自負，并以自矜，顧盼自恣，使旁觀者不可耐此已夫不悅。佩服序中，綉秋蘭以為佩，來於阿姊之目矣。

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

示 國中之人不吾知也。已或者四荒之外有愛我者乎。

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

箋

反顧遊目大有顧影自憐，還自嘆不知傾國是何人之感。菲菲彌章則更加意修飾以圖表異。此又大不慊乃姊之意，所以動其中申之。譬也。

正義

隱居獨善已無意於人世矣。忽反顧昭質之未虧而不忍坐視滔滔之天下，故欲往觀四荒。或有重我之佩飾，好我之芳菲者乎。

正誤

爾雅觀指示也。故屈辭凡用觀字皆從示義。他本悉作看字，解於文義不合。

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好修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

兮，豈余心之可懲。

叶

箋

此以好修自解，初非求異於人。祇自修其在我者而已。豈見替見申所能懲余心而改節乎。蓋大夫不肯苟且用世，故復以體解為善。仍是前

次九死不悔故智通起
下文為女嬃責原張本

右第四節

凡七解已上海相道修初服觀
四荒又分三層作轉章法一變

女嬃原之嬋媛賢淑兮申申其詈予叶與數日鮌婞直以

亡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叶野前車之覆近

箋

原以屢遭斥逐之人不痛自懲戒仍以婞直自鳴無所忌憚其姊眼見
乃弟如此情狀將來既必殺身故不得不痛加勸戒以冀少貶其志而
保其身也此借女嬃為中峯起頂以下陳辭
上征占氛占威總從此一習生出章法奇幻

補註

水經注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喻令自寬全鄉人冀其見
從四名曰姊歸縣北有原故宅宅之東北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女嬃之意蓋欲原為寧武子之愚不欲為
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椒蘭也

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媵節二語宛然蕢藂蕢藂芟芟芟芟

施泉耳三者皆惡草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騷辯

博取也與好字對媵節又總承之立朝固貴謇諤博則似乎因君
之過臣以成名君子固當自修好則似乎有心立異沾沾自喜古
大臣事君往往屏人極論退無後言不矜不伐故能名垂竹帛而
身安於太山若已侈然自以為媵節世人亦羣然嘆羨以為惟若
人獨有此媵節取忌賈既莫此為甚此姊嬃何字一詰道著病根
令大夫無言可對者也蕢藂施之惡草本當遠離不服何況大夫
但姊所不滿者在一判字與上章婞字相對同為賈既之本蓋鮌
之終殀由於剛狠外露原之見嫉由於疾惡太嚴從來正人塗炭
往往因羣小擯於清議無地自容激
成門戶之變皆此一判字為之也

衆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姊代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

今夫何訖獨而不余

須自聽 舉朝皆營私結黨惟友言是好且他山謂之石猶可攻玉何家庭之言反藐而置之耶怪

之詞

彙訂

女嬃三以獨字詰大夫獨非大夫所諱獨好修以為常大夫不嘗自云乎特眾好為朋便見為獨耳舉世滔滔原獨行踽踽姊嬃之云若責之實深痛之也

依前聖以節中兮

追維平昔之所守

喟憑心而歷茲

嘆息今日之所遭

濟沅

湘以南征兮就重華而陳詞

舜廟在蒼梧

箋

即借乃姊節字婉言以答之而又曰中者正以解乃姊博好紛獨四字督責之深也蓋博好則不免有矯強之弊紛獨則不無有固執之愆由中而行正依先聖直道以礪此苦節之貞耳就重華陳詞者因被乃姊之責無以自明故特將平昔諫君之詞託陳重華以正其是非之中也

啟九辯與九謔兮夏康娛以自縱不顧難以圖後兮五

子用失乎家術

同弄太康盤遊無度困於洛南十句不反為羿所弑

箋

以下即所陳之詞娛以自縱實緊就懷王對症發藥使懷王聞之能不芒刺在背

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伯封后夔子

國亂流其鮮終

兮泥

羿相寒泥

又貪夫厥家

叶始有窮后羿篡太康位不恤民事任用寒泥泥行媚於內施賂於外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

射殺之取羿妻純狐即奔月之姮娥也

箋

淫遊畋獵此又懷王膏肓之疾然語至國亂鮮終鍼砭已甚况又加之以貪夫厥家能不令懷王怒而生噴耶

澆

羿

身被強圉

同禦多力也

兮縱欲殺

謂弑夏后相也

而不忍

正言忍也

日康

娛以自忘兮

忘羿之被殺

厥首用夫顛隕

混取羿妻生澆多強力殺夏后相日作淫樂相子少康殺澆復

國

箋

此較前辭更加厲泥能殺羿子敢弑帝機有可乘禍生不測况澆亦因康娛隕首為人君者豈可縱欲康娛而不知戒耶己上由羿以至澆皆夏之亂臣賊子而援以比君使懷王能不聞而倍恨耶此賈禍之所由來也此所以招阿姊申申之詈也

夏桀之常違

二字倒裝

兮迺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

菹梅伯醢鄂侯

兮殷宗用之不长

箋

前貶太康泥澆此又痛責夏桀殷辛皆非諫君立言之體然其所以激烈如此者蓋是時齊秦吳魏之兵交攻於外而懷王內寵鄭袖外攻雲夢巫山雲雨至形於夢寐侈為立廟則高唐神女之淫縱應不減竊藥奔月之姮娥矣淫遊二字尤觸所忌殺身不免豈僅朝諄而夕替已耶

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叶舉賢才而授能兮循繩墨而不頗

箋

前皆庭諍面折之言此方宛轉規諫蓋警察則言非一次特總借敵詞一語寫出以補前文未備而又為下文陳辭粉本且以見女嬃責原婞直之非虛此數章乃原一生被疏被替被放逐病根受讒受問受謠誅機關一篇筋脈所維繫處豈可草草讀過

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措輔夫維聖哲之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箋

天命難諶惟德是輔措輔者有德此有人苟得者有人此有土要在人君之自茂其行而已

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

非善而可服

箋 已上又推之於天道茂行驗之於民生國計以見其譽謬之非過正告其姊以冀原其不得已之苦心也

陸危余身而危死兮覽余初指被疏其猶未悔不量鑿早而

正柄兮固前修以菹醢

箋 方柄不入圓鑿此感乃姊教誡之意而深信其將不免於步前修之後塵適如阿姊言終然死乎羽之野也回應上文夫姊以關心痛哭之言諄諄教誡原即至愚豈能以激詞一語搪塞遂置乃姊於不答不但於理不合且於文法亦屬疎漏騷經之文如連環鑲甲如織錦迴紋讀此則知其前後照應律法森嚴

應律法森嚴

正義 柄喻己之操鑿喻君之度不量君之度而惟正己之操持方柄以內圓鑿前修固以是而菹醢矣既法前修焉能辭世患矣

會歔歔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攬茹柔輒也蕙以掩涕

兮霑余襟之浪浪叶郎

箋 不怨君之不納其言而歸恨於生不逢時竊恐有辜乃姊關切之一片血心也故復重自悲傷天性之淚非為蕙悲正為乃姊揮也人都誤作悲蕙由其昧於荅乃姊之夫何氣獨而不予聽也

夫何氣獨而不予聽也

右第五節 凡十三解已上女嬃敝詞遙承上文悔相道章來草蛇灰線至此一結以下層層疊疊重復開障大有山斷雲連之勢

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叶平騶玉虬以袞鸞

兮溘奄忽也埃風余上征此起頂之第二峯也

案 陳辭即前敵重華之詞既不獲仰邀聖鑒俯答微忱又不敢忍默偷生倖逃菹醢徒抱此耿耿中正無以自明惟有號泣於旻天而已矣况吾前指九天以為正者原為此靈修之故也今吾進退維谷不得不匍匐而為上征之舉以求正於天矣

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未行而計程之詞 欲少留此靈

瑣太帝宮門 今日忽忽其將暮蒼梧是從舜祠發軔

案 山海經崑崙為帝之下都水經注太帝之居懸圃在崑崙之顛原欲就近先謁下都求太帝之所在不意太帝未臨靈瑣閉而未開時日已暮急欲上征我心孔棘也以下叩闢求女遠逝諸章悉焉寓言以盡前文未盡之意讀者當於言外求之

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日入處 而勿迫路曼曼其修遠

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色

案 此因急欲上叩天門恐天衢遙遠流光易逝勿迫者諄囑羲和之詞上下求索謂既求之於崑崙下都又求之於昊天金闕也

案 正下求索正文見帝求女總引舊註皆作求賢君是以與國存亡之箕比認為朝秦暮楚之蘇張矣

案 上帝冲居廣漠以喻君門萬里欲叩無由蓋大夫既遭放斥之後不能再覲天顏雖一念絕離塵世而一念仍憂及君國急圖以叩

正之道再進於君恐日暮途窮補救莫及故令羲和弭節暫稽日輪庶天衢雖遠猶得從容求索天帝之所在也

飲余馬於咸池兮總余轡於扶桑折若木神木其華有光能照下土 以拂

日兮聊逍遙以相羊猶徜徉亦囑大明之詞

騷 此專敘早行暮宿耳謂日浴咸池時便飲馬日出扶桑時便總轡即星言夙駕之意拂日者日欲入則光微拂拭之欲其明也

前望舒月御 使先驅兮後飛廉風伯 使奔屬叶 鸞皇為余先

戒兮雷師豐隆告余以未具

望 前述朝行此紀夜征先驅者若月輪之先為啟路也奔屬者風御車塵趨之使速也易林雷君出裝隱隱西行未具裝未備託辭以沮之也

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帥雲

霓而來御叶迓欲御之他往使其相離蓋小

望 鸞皇喻君子飄風雲霓喻小人雷師之尼已出意外幸有戒途鸞鳥助我飛騰可以日夜趨行無如飄風屯聚中途鼓其暴怒吹鳳離散且率領雲霓欲我易轍不容上謁是使我將近天門又不得遂其迫欲之願矣以上極寫求見天帝之急求見天帝之難以起下文

紛總總其離兮班叶陸離其上下叶吾令帝閭開關

兮倚閭闔而望予叶

望 此已至天門紛總總者天門外之神祇衆多也班陸離其上下者神光耀目五色陸離迥非塵世境界心骨頓覺豁然自幸到此可以盡情剖訴諒無意外之阻無如帝閨不理蓋望見三閭乃放逐廢員形容既已憔悴而衣裳又復藍縷誠無苞苴之獻何知邀寵之門故直望之而伴若未見此種情

態令人不堪
望 令帝閨向極寫見帝情迫切不容緩之狀蓋身到而閭闔未開此時叩闔求入已恨其晚所以遙令帝閨項為我啟闔而相待也倚閭闔者狀帝閨之尊倨穆然不為之少動也望子者望望然而不顧神情與我邈不相接也

正義 總離合陸離上下喻邪佞充塞為所阻隔而不得通也上言欲少雷靈瑣雖被疎而猶得至於君所至是則閭闔不開思見君而不再得矣

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竚世溷濁而不分兮指

飄風雲霓等類

好蔽美而嫉妬

此則專指倚間闔而望之人

前云將暮此云將罷皆隱恨日愈昏而時不可待之意

箋

曖曖將罷悵時日既失事機已誤延竚者是於天門外不忍遽退仍復引頸歧望徘徊自審欲上書自呈則天閣不理欲促裝反旆則塵世茫茫不堪回首依然進退維谷不得不抱恨於蔽美嫉妬之人矣

正義

古人以言致人多用物結之結幽蘭喻所懷芳潔之道深欵之言即欲開關而入告於帝者也延竚下直接世溷濁而不分足徵以上云云皆白喻遭讒見疎願陳志而無路也

右第六節

凡八解已上上征另為一段結蘭延竚到底心灰未死不得不再作哀圖以起下文求女之恩文心至此一層深一層

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登闔風而縹馬

叶

忽反顧以流涕

兮哀高丘之無女

突然一起大有憤恨遺世之意無如高丘在望仍是塵緣未斷又生出無限周章來此起頂之第三峯也

箋

此由天門憤欲復返縣圃也朝者見昨日猶在天門今則已濟白水幸崑崙之在望矣縹馬以長繩繫馬暫為歇足之地闔風在崑崙之顛縣圃又在闔風之上所謂高丘也太帝之寢宮內苑在焉反顧顧楚也因見高丘回憶鄧都不覺觸目而興悲也無女無窈窕之淑女也中宮正位無人以致高唐雲雨充斥坤維不得不亟為吾君作關雎想求女之根遠從美人遲暮章發脈至此一現黃河之水上來令人莫測

溘吾遊此春宮

翼方青帝長女之宮

兮折瓊枝以繼佩

贊見

及榮華

之未落兮

行次雖長而榮華正可慕也

相下女之可詒

叶

箋

易稱翼為長女故求女先從長女起翼女高處春宮驟難求見故欲先詒下女以冀其先容也

正義

下女喻親近重臣能為己解說於君前者折瓊詒佩亦多方求濟之意

惟又

九

吾令豐隆

雷師

袞雲兮求處妃

洛神伏義氏女

之所在

叶

解佩纓以

結言兮吾令蹇修

伏義臣即煩其臣為媒更親近而易達也

以為理

理小行人

箋

易稱震為長子使豐隆求之者蓋欲使長子為求婚之主人取其迅速而能感通潛德也

正義

貫魚以宮人寵后夫人之職也以有技彥聖事其君一个臣之道也故以帝妃喻左右大臣

節解

處之為言伏也此以寓賢人之伏處而無求於世者

紛總總

見媒理之往返也

其離合

言辭未定之象

兮忽緯繡

緯繡繩忽者似中有譏問之者故執志不移如

緯繡之

其難遷夕歸次於窮石兮朝濯髮虜洧盤

叶便

節解

徒知潔身傲世之為樂而於行義達道則否也

保^持厥美以驕傲兮日康娛以淫

耽

遊雖信美而無禮

兮來違棄而改求

驕辯

驕傲言其自遂其高而輕世肆志康娛言其樂志林泉淫遊此往而不返無禮言其高節雖可風而絕人則已甚也來者謂前此聞

所聞而來不意情既相違彼終還棄不得不改圖他適見所見而去也

覽相觀於四極

爾雅東泰遠西邠國南濮鉉北祝栗謂之四極

兮周流乎天余乃下

叶

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

帝嚳妃簡狄也

箋

既曰覽又曰相與觀者甚言淑女難求舍中國而云四極者蓋身在崑崙從高望遠先由四極而遍覽之既又周流乎天而相之凡目光所盼

無不徹上徹下夫然後乃望見瑤臺之佚女也曰偃蹇者從崑崙下望故甚覺其卑耳

正義

覽觀四極周天而下喻君側無一可與言者故復有望於瑤臺之佚女也曰佚者謂散秩在外而為王所信者或已去位之故舊而為王所重者

彙訂

大夫之意以處妃比當時之位高望重者故首先求之欲要結之以匡救其君最為得力最為緊要不料言者諄諄而聽者藐藐始猶若合若離終且有離無合歸次窮石矣濯髮洵盤矣其驕傲之態為何如而曰保厥美者何也蓋其人素不入黨人之陰邪無奈以苟全為得計則信美而無禮矣周流乎天以見在王所者之無一不然耳余乃下然後舍王側而他求矣

節解

首二語言改求之審也佚之為言逸也此寓賢人遺逸於時沈淪不偶而自高其志者

吾令鳩為媒兮鳩告余以不好

誑語以相詒

雄鳩之鳴逝

小人喜於任事

兮余猶惡其佻巧

言不實而便佞

箋

舊註惡禽異物以此詭佻鳩以詭問鳩以佻專嘆紹介之非其人也

正義

語意與九章令薜荔以為理憚舉趾而緣木四語相似蓋擬度之詞若曰吾欲使鳩為媒則告余以不好矣鳩之佻巧又不可信無人可以自適故下承以欲自適而不可也

辭達

鳩比色莊君子外多文飾內懷奸毒鳩比輕薄小人言既浮躁行又輕率雄者狀其敢於敗事也告余以不好妙凡小人用間不必在彼處讒我反在我處讒彼若為愛我之詞令我計謀自沮大奸似忠巧佞似信寫得酷肖

心猶豫而狐疑兮欲自適而不可鳳凰既受詒兮恐高

辛之先我

正義

高辛喻君鳳凰喻賢士意謂欲自適不可不獨守身之義宜然且安知不有抱潛德而未見者鳳凰既受其詒恐先我而達於高辛

我雖枉己以求亦未必有合蓋申明自適不可之義

辭達

恐者是慮其已然之詞非計及未然之詞惟其先受高辛之詒是以求之不遂也世非無待聘之珍奈已為他國禮而羅之矣

欲遠集

旁求之意

而無所止

盛感靡所聘也

兮聊浮遊以逍遙及少康

之未家兮雷

欲使有虞勿受少康之聘

有虞之二姚

解義

鳩之毒不必言矣雖拙如鳩猶能佻巧變亂好醜士安由至我欲自為之媒身方被害安能媒人惟有鳳皇好德可以為媒然恐受他邦之託而女非高陽氏有矣於是浮遊顧望欲及少康之未室為之定有虞之二姚蓋寓意於嗣君欲及其未繼而為之求賢以導輔異日如少康之中興也

理弱而媒拙兮恐導言之不固世溷濁而嫉賢兮好蔽

善而稱惡

叶去

箋

此慮二姚已受少康之聘若勉欲留之不但於理不順即媒亦拙於立言况當此溷濁嫉賢之世寧不見惡於小人是又予小人口實之端矣

節解

彼賢人固非不可留者然己方以忠直被疏而又欲維繫賢人與之比肩事主則於情有所不順而術亦未工矣故曰理弱而媒拙理弱比惡黨愈熾則正氣不伸媒拙比君子道消而舉朝鉗口導者旁人之作合言者同志之結言不固者或志奪於眾咻或氣靡於一

於一

辭達

此與前帝聞不納發嘆遙應前混濁不止是蔽美嫉妬此則公然蔽善稱惡矣世局日壞奸究是崇此王莽之功德須魏璫之太學碑所以紛紛獻媚矣

閨中既以遂遠兮

求女不獲

哲王又不寤

叩闕難見

懷朕情而不

發兮焉能忍

忠貞報國丹心碧血九泉幽恨盡此三字

而與此終古

叶故

箋

此字指蔽善稱惡者言焉能忍結上開下由其不能忍而與之終古所以初卜之於靈氛再決之於巫咸終歸之於遠逝為後文起頂過峽以下靈氛巫咸遠逝平列三段如天外三峯高矗雲表使人望之無際極之不窮測之莫知其所止也

右第七節

凡十一解已上求女一段較之敵詞上征更屬異想天開

索葺茅

靈草

以筵篲兮

楚人結草折竹以下曰篲

命靈氛

古之善卜者

為余占之

箋

此於水窮山盡處忽然靈鷲飛來復行開障衍成後半篇之局不如此不足以盡其磅礴鬱積之氣也

曰

此原問卜之詞

兩美其必合兮孰信修而慕

叶之

本無修可信何能望其必合此原自

責之詞

思九州之博大兮豈惟是

是字指上春宮洛水瑤臺等處言

其有女

此深

怪楚之無女也夫以九州之大鍾靈毓秀何以楚不生材獨無兩美必合之人豈羣山萬壑赴荆門天竟未鍾靈於楚耶

箋

君聖臣良自然必合固不待遠慕他求若臣本不良孰有信其修而慕之者乎豈惟二字正隱恨已之美不能見信於君是臣本不良不敢責君之不聖用反筆跌出楚之無女以見已之美必不能望其有合於楚矣所以下文靈氛有勸其遠逝之說此處關節未通則孰求美而釋女句與原問卜之意打成兩橛矣文之曲折深思出鬼入神

辭達

凡兩人俱美其情自然相合但恐人心不同不知孰為美而能信我之美者乎且即以九州之大又豈無一適成其為兩美必合之人耶作兩層疑問上層難必其有友下層不必其無女以盡問卜之誠

正誤

此條舊註誤作靈氛占辭從辭達改正

曰此靈氛占詞勉遠逝而無狐疑兮孰求美而釋女同汝何所獨

無芳草兮爾何懷乎故宇

辭達

原問求人之美求其與己同心而事主也靈氛從對面著筆以人求原之美答之句句與上文對鍼上二句答兩美必合下二句答豈惟是其有女也

世幽昧以眩曜叶岳音而昏也兮孰云察余之善惡

筮

此原聞靈氛去國求賢之說與己不合疑而復問之辭

騷辭

大夫合下便不忍去國故聞言自念我國如此舉世可知恐去亦無益幽昧眩曜舉楚以例九州也前云孰察余之中情此變文而云善惡者對上文求美而言也善惡且莫辨又孰知其為美而求之乎此正以破其何所獨無芳草爾何懷乎故宇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惟此黨人其獨異戶服艾以盈要兮謂幽蘭其不可佩

筮

以下靈氛再答之詞見楚必不可留之故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豈理白珩美之能當以砥砭之目何能當識玉之任蘇

糞壤以充幃香囊兮謂申椒其不芳

筮

上章醒大夫之迂此章笑黨人之愚糞壤充幃甚言其好惡之異似黨人有嗜痂之癖以糞壤為別有風味也嘲之之詞

正誤

此與上章舊解皆誤作屈子自言殊覺語複而意味不長從節解更正

欲從靈氛之吉占去兮心猶豫而狐疑巫咸將夕降以神

降夜兮懷椒酒精祀神而要之

筮此聞糞壤充幃之語而深有感於靈氛之言楚人誠不可一朝與居矣猶像狐疑者原以宗國世卿大義所在豈可一朝舍去臣事異姓哉故

又決之於巫咸也

騷

前之猶豫足將進而趨也狐疑則更且前且卻矣蓋身固不可天而情又難自割也此章之猶豫身欲去而低回狐疑則更柔腸百結矣蓋未知瞻烏之爰止終不忘狐死之首邱也語雖同而取意均相反矣

百神翳其備降兮隨咸九疑雲續其並迎叶皇剡剡其

揚靈兮告余以吉故

曰巫咸降勉陞降以上下兮上謂君求桀獲之所同湯禹儼下謂臣

神語

而求合兮摯咄口繇而能調叶

變升降上下猶鳳皇翔於千仞兮覽德輝而下之意彙訂有慎於所擇惟吾所擇二義

節解陞降上下勸其跋涉而遠逝也二語與靈氛之意適符不但諷之以遠逝求賢直勸之以擇君而仕也下遂歷舉其君臣之契合者以實其言儼而求合君擇臣也調和相劑臣亦擇君也

也調和相劑臣亦擇君也

騷求桀獲所同言當九州相君求其與己同德者惟湯禹能敬合德之士伊臯遇之桀獲既同故能君臣相得如琴瑟之調和耳設君

非湯禹縱德如伊皇誰能信用之乎

發蒙巫咸之占意與靈氛相似特淺深伸縮變化之不同耳然得此一觀愈覺波瀾無盡

苟申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乎行媒前用許多行說操築於媒一語掃卻

傳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節解

此言臣之於君有不求而自合者苟能好修則必信而慕之矣奚必待夫作合之人乎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寧戚之謳謠兮齊桓聞

以該備輔也

節解

上文築篲之所同指兩美必合言此章操築鼓刀以疏遠相得言與爾懷乎故宇相發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恐鴟鴟鳩之先鳴兮

使百草為之不芳

鴟鳴則草枯

節解

此如陽貨之諷孔子以及時求仕也言年有可為則時光猶未艾耳假令歲不我與爾豈能與草木而爭榮乎此中靈氛所占之指

勸屈子之宜
垂改圖也

何瓊佩

伏下

之偃蹇兮眾憂然而蔽之惟此黨人之不

諒

猶言不可測

兮恐嫉妬而折之

巫咸之言至此止

節解

巫咸恐屈子去之不速必為其所害二恐字皆事外相愛惜語此中靈氛釋占之詞斥黨人之必不可與並處也

正誤

此章舊註作原言從節解更正

右第八節

凡十二解此借靈氛巫咸兩占作局外指點語為後文遠逝之根猶之上文瞰詞上征借女嬃為發端張本一樣機

局遙遙相映

時續紛以變易兮

時字一呼有江河日下之感

又何可以淹流

為後遠逝伏脈

蘭芷

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箋

此有感於靈氛申椒幽蘭二語而深咎眾芳有以自致之也夫黨人之好惡固異亦由蘭芷不自愛其芳流而與眾草為伍此黨人所以寧盈要服艾而不

要服艾而不

節解

變者氣味漸移化者形類頓改屈子聞神降之語合於所占始置遠逝求君之說於不論而第如所云黨人之嫉妬而不可與居則信然矣故下文遂痛陳流俗之波靡所以必不能忍而與之終古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初不料其若此

豈其有他故

兮莫好修之害也

評註

莫猶文莫吾猶人之莫故為致疑之詞以咎夫好修者蓋始以好修招蹇卒以招蹇之故遂使中材以下無一好修之人為害至此

真不得辭其責矣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委厥美以從俗兮苟

得列乎眾芳

蘭芷椒櫟皆實有所指此子蘭聞之所以大怒也

騷辯

此言芳草乃尋常善類無怪其不能自持若夫蘭為國士之香余方恃之欲與格君心而為美政何意內無可貴之實德徒以修飾外容為長良由不知自愛其美委而棄之俯仰隨俗以為榮身保位良圖顏列於君子之目只是苟焉而已矣

椒專佞以慢惰兮櫟

菜黃似椒而臭

又欲充夫佩幃既干進而務

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騷辯

此又推原蘭所以喪節之故由於不識時變而干進無已也下二句繳還上章正意而橫插上兩句於中間作觀筆文情特妙椒性

佳蚤

烈而氣芳比小人之素具能幹又矯然頗以風節自持者此國家有用之才可仗以扶顛持危者也乃一旦盡反前轍舉畢生之聰明智力專用之於便佞之一途既得其志固而倨慢恣淫靡所不至矣檄形類椒而氣味惡臭且有小毒以門鷹犬黨人引之以排擊善類者此小人中之敢於為惡者也今又皆搶攘欲前充塞左右人主反朝夕親近如香囊之常佩此成何等朝局蘭於此時既不能砥柱中流又不思潔身引避反干進不休而務入其黨是君子一旦失身於小人凡從前一切崖岸聲名皆其所不暇顧惜如

固時俗之流從兮又孰能無變化叶鑒椒蘭其若茲兮

又况揭車與江離叶

節解

嚴於責椒蘭而姑寬其類者蓋世教衰而人心壞上行下效一倡百隨滔滔者天下皆是固君子之所不勝責矣屈子蒿目神傷以

為此滋蘭樹蕙時所萬不及料者也

彙訂

上文既深責之此又為眾芳作恕詞正深痛舉世溷濁致善類凋殘故於眾芳若有恕詞以逼起下文惟茲佩之可貴也一擒一縱一旋一折備極排蕩變化

惟茲佩之可貴兮

撤去眾芳獨標茲佩喻己之磨而不磷也

委厥美

謂見棄於人遙接上孰信修來

歷茲歷經艱險而至於今茲也

芳菲菲而難虧

應前昭質

兮芬至今猶未沫

叶迷

沒也舊訛沫

箋

此聞巫咸瓊珮語深信其偃蹇不變至今未沫情難自己不肯懷寶迷邪自棄於不用之地故復有求女之思耳

和也調度以自娛兮聊浮遊而求女

仍是欲求兩美必合初意

及余飾

佩上

衛牙懸

之方壯

芬未

兮周流觀

示也即前觀

乎上下

叶

箋

此承上茲佩而言詩佩玉鏘鏘禮君子佩玉左徵角右宮羽調者聲容謂其從容中節也度者身容謂其周旋中規折行中矩也娛者娛其昭質之美也此因前番佩飾不合時宜故另諧調度恐或有重

我此番之佩飾愛我此番之調度者冀其一見而必合也

彙訂

聲調太高則和者彌寡法度太峻則合者愈難和其調則不傷於促和其度則不病於隘聊浮遊者及此芳芬未虧未泯之時而周流四方以觀乎上下或者於有意無意間以庶幾其一遇未可知也蓋大夫明知求女之無益終不以無益而勿求語若掃去憤嫉

意則轉

覺無聊

右第九節

凡七解已上又借巫咸菱蔽嫉妬二語將蘭芷變態歷數一番落到茲佩欲再為求女計以起下文遠逝之端其文思縹緲大有手揮五弦目送飛鴻之致又如華嚴樓閣彈指即現豈非蛙尺蠖所能測量哉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

選

吉日乎吾將行折瓊枝以

為羞兮精瓊靡以為糗

騷辭

以下姑從靈氛之占聊設遠行之想凡糗糧之精車馬之盛旌旗導從之從容名山大川恣其遊覽蛟龍鸞鳳惟吾指麾於極婁涼中偏寫得極熱鬧窮愁中偏寫得極富麗筆舌之妙千古無兩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何離心之可同兮將遠

逝以自疏

瓊枝為羞瓊靡為糗瑤象為車見造次顛沛中仍不改乎平昔誇修之素節也

箋

此託為遠逝自疏之說其實欲往求西方之美人也以下邇崑崙發天津至西極行流沙道亦水至西海亦猶上征之意上征以上帝喻君此以西方美人喻君也爰因前次求女不得故復欲排神御氣以冀達乎西方美人之所也文能於複中見奇變中寓巧而於曲終奏雅猶然大

呂黃鍾之噲
吟鐘鞞也

騷辭

離心謂回想從前積毀銷骨君之於我情已乖離縱使強留亦何由望其復合所以自明其不得不行之故非悻悻決絕之辭

楚人謂
轉曰遭

遭 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揚雲霓之晻靄

日光
初升

兮鳴玉鸞之啾啾

前濟白水登閭風是其縲馬之地故此番發軔又從崑崙始也

箋

此由崑崙往西海不得不轉道行蓋西方乃美人所居之地吾誠執茲佩以往必為美人所欣賞爾美必合既不煩蹇修為理又不為鳩鳥所欺且不慮高辛之先我矣

朝發軔於天津

箕斗析木之次

兮夕余至乎西極

極言去之速

鳳凰翼其

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箋

已上見輿糧車騎之美大非前次求女象極意描寫總為後文睨舊鄉作反照

忽 有不知不覺意

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

在崑崙東南陬

而容與磨蛟龍以

梁津兮

即叱鼉鼉為梁之意

詔西皇

少皞金天氏

使涉余

騷辭

容與從容籌畫也蓋言流沙赤水阻我前途且停車以商濟渡之策或磨蛟龍為梁於津以渡或告語西皇使具舟於河我將捨車登舟以涉兩策並舉皆擬議未定之詞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叶持待於赤水之徑

路不周

山名以

左轉兮

行流沙遵赤水路不周喻得君行道之難也

指西海以為期

箋

上文一則曰至西極再則曰詔西皇此又曰西海為期正指出求女歸宿之地徑待者恐流沙不能涉故使衆車待於赤水之徑路不周以左

轉者是欲遠出不周之北以避流沙之險也此未行而預為計程之詞
附註按榛苓之詩朱子以西方美人指西周聖王而歎其遠而不得見
也詩義折中曰言山尚有榛隰尚有苓而四海之大乃無用賢之君不
得不思西周之聖王矣讀此則知屈子指西海為期正嘆已之放廢楚
無用賢之君不得不神遊於西方
矣蓋諷楚懷之詞冀其用已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

屯於不周

齊玉軼

玉軼輕車也

而並馳駕八龍之

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

叶移

箋擁眾而駐劄其地曰屯千乘較上眾車已少然尚嫌其多恐路遠不便
行故又簡其車徒使千乘屯於不周獨齊玉軼之輕車而馳也駕龍載
雲則見其神之
高馳而遠逝矣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高馳而忽曰神者恍若魂入夢中矣屈子志在致君舜禹而不能故

作此夢中語也

秦九誦而舞韶兮聊假日以媮樂

箋此已至西海望見驚霧流湍莫能再進故抑志弭節暫駐其地而作神
遊之想也秦誦舞韶豈大夫所敢僭越以取樂者蓋大夫之高馳邈邈
原欲上探美人之宮雖未敢徑叩宮門然耳中之所聞者居然大夏之
九誦目中之所見者恍是有虞之韶舞舜禹往矣此美人宮中寂寞所
假以為暇日之媮樂者悉原生平意想所不能得不意今一旦遇之特
根徘徊宮外殿陛崇深無由得達不足以罄寤寐木懷然陟陞赫戲天
庭咫尺可藉此以通帝
座無慮天閭之拒我矣

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悲予馬懷兮蜷

局顧而不行

叶

箋忽字正夢中驚醒時也言僕馬悲懷則己之悲懷更不待言微還序
首忽而不能舍夫惟靈修之故也之意通篇一氣盤旋如神龍掉尾

惟蚤

三

騷辭

以僕夫之蠢爾亦切悲傷余馬之無知猶然戀土蜷曲回顧正為
僕字寫照不行亦只是說馬所以妙絕把己之繫心宗國不忘故
君一一俱在言外吞吐
曲終餘韻意味悠然

右第十節

凡九解已上由西極至西海車徒跋涉不知費幾許勞頓
始得窺見美人宮牆不意又成虛願猶幸陟陞有路不致
失望無如舊鄉在口使我魂
銷故國依然夢醒如幻矣

亂曰

樂之卒章

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又何懷乎故都既

莫足與為美政矣吾將從彭咸之所居

收到願依彭咸遺則正意為通篇一大結穴前

後凡十節九十二解二千四百九十言古今辭賦家第一首巨製予於此篇不惜三折肱將文中三味盡行演出使二千四百九十言頓化為牟尼寶珠顆顆圓通矣讀者無人無兩美必合之人也美八一字雙收諒之

箋

突接已矣哉三字大有一痛而絕之意蓋屈子一生正為舊鄉不忍去
故都不能忘所以戀戀於茲者君臣之誼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也離騷
之作從天經地義至性中流出故其思若湧泉筆若遊龍又若蜃樓海
市倏起倏滅不但自寫沈憂更可為數千年來孤臣孽子片不得於其
君者痛洒
性天血淚

辭鑿

已上把與國存亡之義結出本旨晦翁謂
原忠而過嗚呼忠豈有慮其過之理乎

節解

右亂辭獨得一解綜通體離憂之緒而撮其大凡末仍歸於遺則
之一語以為絕筆也其節促以殺其音清以越詞甚簡而意已周
境極危而志彌篤綽乎如靈洞之歸雲神閭之
納海極恢奇變化而不離乎宗者也讀者味之

屈辭精義卷之一



屈辭精義卷之二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天問

發明

此屈子題圖之作非渺茫問天詞也時當戰國齊諧志怪之書而
 經環語之說事多荒誕不經楚人不考其實輒將琦瑋僑佻之事
 畫於先王之廟公卿畫於先公之祠以為殿壁觀瞻而不知褻神
 瀆祀莫此為甚三問一腔忠憤無可寄託故各按諸圖而題之以
 寓其褒貶不平之慨非彼蒼夢夢必待千百世後人擊其蒙而發
 其覆也後儒泥王叔師問天之說昧題圖之義儼若屈子鑿空杜
 撰此百十問為驚愚眩俗之談豈不謬哉爰細繹其題混沌則自
 太空以至物類題人事則由皇古以至戰國縱橫上下俯仰古今
 莫不在其諷刺議論之中嚴放伐之誅則目無湯武奮忠義之氣
 則責及伊周誠孔子之春秋三代之爰書也毋怪乎書壁呵問之

時天愁地慘白晝如夜者三日此誠忠貫日月而感鬼神豈尋常
敷腴投藻之文哉通計百有十六圖昔當塗蕭尺木曾畫離騷九
歌等圖而天問止五十四圖未及此書之半 乾隆壬寅 特
命內廷諸儒補繪離騷九章招魂大招香草等圖惟天問未補不
無有望於來茲至於文之錯落而無次第者蓋廟不一廟祠非一
祠或所見有先後圖畫有重複後人排纂其文未能類列然正於
無次第中見其錯綜變化之妙
斷續起伏之奇斯為善讀者矣

王逸曰

何不言問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仿
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曼吳仰天嘆息見楚先王之廟及公卿
祠堂圖畫大地山川神靈琦瑋備麗及古賢聖惟物行事周流
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深憤懣舒寫
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原因共論
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曰

曰字一呼大有
開闢愚蒙之意

遂

同

古之初誰傳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

之

此憫人以井蛙尺蠖之見妄測高深將荒誕不經之事圖畫祠壁屈子放
逐無以自遣故不禁逐圖題咏乃詰問世人之詞解者謬稱問天誤矣

箋

乾鑿度曰有形生於無形有太易太初太始太素廣雅太初生於酉仲
太始生於戌仲太素生於亥仲此混沌以前時天地尚在鴻蒙一氣之
中誰能傳道其事而考其成象成形乎太空無圖可題故只作虛詞總
言以下悉以誰字何字為主而在以孰字焉字安字幾字胡字以見書
法寓呵問之意於天地陰陽則窮其理於人事物類則
極其變而於君臣父子之間筆尤謹嚴此首段發脈處

冥昭瞢闇誰能極之

以下題
圖之詞

箋

冥昭晝夜也瞢闇謂是時七曜未甄
光明未著孰能通乎晝夜之道耶

馮

同

翼惟像何以識之

題混沌
初開圖

箋

淮南子天地未分馮翼惟像何以識之者謂於網緼窈冥中見有若
飛者伏者植者動者恍兮惚兮其中有像然未能名其狀而識之也

約註

冥昭昏闇者言冥而昭昭而復昏闇也此將形未形之時誰能測其所極乎馮翼惟像者漸若有可馮可翼將形而像之時

明明闇闇惟時 是 何為

箋

此謂天地既闢物各賦形明明如日月星辰之麗乎天闇闇如五岳四瀆之麗乎地何為者似造物多事無端闢此大千世界生出許多可駭可異之事其意欲何為耶怪之之詞

約註

明明闇闇言一晦一明陰陽始分也何為何所作為也若謂無為則光景何以忽異謂屬有為機緘孰與料理也

陰陽三合何本何化

叶題 太極圖

箋

太極象一涵三動而生陽靜而生陰是太極為陰陽之本陰陽為太極之化本者化之原化者本之發必三合而後能化然則太極之為極也又本於何物而發而化耶此又造物無言可對者也

約註

三合有陰有陽又有陰中之陽陽中之陰三者合焉是一是二何者為本何者為化理即在氣內氣即在理內混之不得析之亦不得也此上言未形之先此下言既形之後

圓則九重孰營度之惟茲何功孰初作之

題天文 九重圖

箋

淮南子天有九重泰西利瑪竇曰九重者宗動恒星土星木星火星日輪金星水星月輪九層堅實相包如葱頭然愚按天包地外地處天中離地即天何從有九九重之天誰為經始誰為創造其首事先於何重耶

約註

謂天孰判之而為九孰制之而為圓天為積氣九重之中從何重為初作之程此非次第之所可言也又非無次第之所可言也

幹維焉繫天極

天極不動處

焉加

叶基題南 北兩極圖

箋

幹受軸而為運轉者維繫之綱北極五星在紫微垣出地三十六度近北一星為天之樞紐南極入地三十六度天體繞極旋轉而極星不

移譬之車則軸也穀必有所繫然後軸有所加
天既虛空無著則幹繫於何處軸加於何所乎

八柱何當 東南何虧

題地下 八柱圖

箋 此繼幹維而問地柱植根處也河圖括地志曰地下有八柱柱廣十萬
里有三千六百軸互相牽制名山大川孔穴相通地既有八柱則八柱
之下必有生根之處方能撐拄不然柱何以立耶
且地東南獨虧豈東南不滿處適當無柱之處耶

九天之際安放安屬

隅限多有誰知其數

題九 天圖

箋 太元曰九天中天美天從天更天辟天廓天咸天沈天成天淮南子中
央鈞天東方蒼天東北變天北方元天西北幽天西方昊天西南朱天
南方炎天東南陽天廣雅天周六億十萬七百里二十五步續博物志
天周一百七萬九百十三里天之有九其安放處必更有大於九天十
倍者方能載天之大必更有大於天百倍者方能勝載天者之大則此
九天在六合之外於何安放於何附託耶淮南子天有九野九千九

百九十九隅去地五億萬里
隅限天之間維參差相錯處

天何所沓 十一焉分

題分 野圖

箋 天無體歷象以二十八宿分天體為十二辰以配地十二次之分野也
斗至危星紀之次婺女至危元枵之次危至奎豕韋之次奎至胃降婁
之次胃至畢大梁之次畢至東井實沈之次井至鬼鶉首之次柳至張
鶉火之次張至軫鶉尾之次軫至氐壽星之次氐至尾大火之次尾至
斗析木之次焉分者仲春三月星火在東星鳥在南星昴在西星虛在
北仲夏則火轉而南仲秋則火轉而西仲冬則火轉而北星既日徙則
野難專屬且燕在北而應在東之析木魯在東而應在西之降婁秦居
西北而鶉首應於東南吳越居東南而星紀應於東北此又何以分耶

日月安屬列星安瞰

題七 曜圖

箋 日行黃道有分至激閉月行黑道有朔望弦晦屬維繫也安屬者日月
之出入諸道縱橫相維而繫之於何所乎列眾也安瞰者星有三垣二

十八宿中外常明者百有二十可名者三百二十微星二千五百舍
譽一萬一千五百二十懸於空際萬古在天何以運行而不紊乎

出自湯同陽谷在黑齒國北次於蒙汜自明及晦所行幾里題義和馭日圖

箋 淮南子曰出於陽谷入於虞淵之汜行九州七舍凡五億萬七千三百九里云幾里者渺之也考宗動天日周四十萬零六千八百九十八萬六千零五十一里人一日二萬五千二百息計人之一息宗動應行一十六萬一千四百六十七里以大周天較之日之行天不啻如蟻之旋也 磨

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厥利維何而顧菟菟顧月生子子從口出吐菟同音故曰顧菟

在腹題月中顧菟圖

箋 月曜日而明初三哉生明十五夜哉生魄晦為既死魄何德者月魄既死菟在月腹自應隨魄而死何以次月生明而菟又依然在腹耶蓋月

之德在育菟之利在顧菟乃月中陰精凝魄處真陰蘊真陽故明生而菟復育焉

女岐止無合句夫焉取九子題女岐九子圖

箋 此承太陰而證生人之始也陰陽二曜為生人生物之始月既能結胎腹育則人間女子亦可以無夫而有孕子之義矣故取象於太陰而悟生人之始乃先天理也易曰天地絪縕萬物化醇此先天大父母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此後天父母天元曰日幽嬪之月冥隨之豈真若世間有夫婦之道耶女岐無合迨笑世人以俛蟲之見而妄窺先天之神女故下文復以後天無夫而生之子為證以見先天之生人不測也

伯強陽字何處惠氣安在題吞星娠子圖

箋 強陽音相近而訛謂伯陽也此因上述無夫而生子之神女恐人未信故又引一無父而生之博大真人以為證也史稱老子楚苦縣人名耳字伯陽母吞流星而娠懷之七十二歲而生為周守藏史周衰騎青牛過函谷關關令尹喜望見紫氣浮關知有真人至遂師事之曰何處曰

安在迨亦尹喜望老子之意
惠氣紫氣祥和瑞靄之氣也

正誤

伯強王逸訛謂大厲疫鬼而周孟侯以山海經之禹強附會之並以惠氣為風亦非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角宿未旦 曜靈安臧

同藏 題夜 觀春星圖

箋

此恨太陽之受蔽於羣陰也點明作問本懷如畫龍有睛按泰西曰日輪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日既如此之大則日入之後地小於日何以能掩其光而為夜耶角春旦在東秋旦在西角宿未旦曜靈何為而韜光匿影耶

附註

此借日之明以喻人心之明德也人之明德昭昭炯炯固不待天之闔而晦開而明也角宿未旦正雞鳴而起之時有孳孳為善者有孳孳為利者天既生舜何又生跖豈跖之性靈於此時獨昏昏如曜靈之藏而不見耶此專為楚懷發并為三代征誅放伐之諸人發故特於生人後補此一章上結天文下起人事此通篇提綱掣領處也

正誤

按蔣註云天地間有不待開而明者如鐵勒國之無夜萊子國夜半日出有不待闔而晦者如河莫國之無日北極火鍾山日月不照南北兩極之下又有半年為晝半年為夜考據雖詳其如與本文之寓意不合

右第一段

已上述天文而夾入生人者聖人與天合德繼天立極裁成輔相天地之道參贊化育之功非聖人不能故首及人

不任汨

急 湍 鴻

師

何以尚

之僉曰何憂何不課

而行

叶 之

題四岳 舉鮫圖

此疑四岳之不明下傷鮫治水之不明也水土相連金水附麗於地故先地言水

箋

當時稷契諸臣豈不能治水而獨舉鮫者鮫必有異人之才能率眾幹禦疆理其事四岳既以試可應帝則於鮫九載治水之時何不早課其績而黜陟之輒任其姦直而行耶

鳴龜曳銜鮫何聽焉順欲成功帝何刑焉

題崇伯 治水圖

鸚 鸚曳翅飛狀水為隄障而洄洑也龜銜尾行狀土壘成阜而綿亘也書稱鸚陸洪水國語謂其陸高墜卑此鸚龜曳銜之術既與水性不利急當疏濬下流使水有所歸不得聽其潰決殃民一聽字是其獲罪致獄之由

正誤 王逸詛謂鮫死為鸚龜所食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叶所加伯禹腹鮫何以變化

叶花題鮫 夫何二字似疑鮫之謂浮於罪然九載績用弗成極羽山圖非人力不盡特傷其不能變化直欲與水鬪力耳

遇 遇請置也史稱堯有九年之水計自四岳舉鮫而患日滋甚迨被殛舉禹傳稱禹能修鮫之功則九載之間鮫非盡無功但行之不善而不成耳是以有羽山之貶焉三年不施者蓋洪水之害甚於殺人鮫之罪是殺人而又加功焉故罪特加重詩稱燕翼貽謀有其父必有其子禹身親從鮫腹所出何以能幹父之蠱變堤郭而為疏導錫元圭而告厥成功耶

禹能幹父之蠱何頃襄繼業乃不能幹懷王之蠱耶此迨為頃襄發也

纂就 則緒遂成考功何績初繼業而厥謀不同題禹平水土圖

考 考謂鮫國語禹以德修鮫之功曰前緒見鮫之治水規模措置已定特行之未善以致償事且不修德以婢直虐民大興徒役作九仞之城故諸侯悖之禹傷乃考之殛躬乘四載隨山刊木纂其初開之緒續其未就之業改障為濬是其厥謀之不同如此

洪泉極深何以寘同之題禹寘何寘何墳承上纂就前緒言見謀之

箋 泉淵也淮南子地有九淵禹以息土填洪水為名山禹填息壤亦墮高堙卑之術禹何以塞之而止耶

地方九則何以墳叶敷之題封崇

箋 則九州壤地之則墳高起也國語禹封崇九山蓋水治土高禹益崇之以扞潰決此亦鸚龜曳銜之法禹何以用之而成耶

應龍何畫河海何厯叶勒題應龍畫地圖

箋 應龍有翼天荒東經處南極殺蚩尤與夸父天業拾遺記禹治水應龍以尾畫地導決水之所出岳瀆經堯九年巫支祈為孽應龍驅之龜山足下何畫者問禹之治水禹貢有書山海有經會無齒及應龍畫地之事即使有之今河海所歷何處是應龍所畫之區耶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箋 此以鯀禹之成敗相提而並論之也鯀之營也豈盡鳴龜之術乃適值其九年大水懷山襄陵而人力難施也禹之成也豈盡應龍所畫亦賴益稷召興徒役傅土表木烈山澤而焚之此功之所以底於成也

康回馮

盛

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題康回 壅川圖

箋 康回太皞臣共工黑龍氏之子黑龍氏薨子康回襲史稱回髦身朱髮任智自神自謂水德壅防百川以害天下女媧氏戮之此借回以傷鯀也蓋東南地本窪下天下尾闈處也豈因康回之怒而地遂東南傾耶

楚懷兵敗地
削被執於秦
皆因馮怒
武秦在楚之
西北故曰西
南傾寓諷之
詞

周註

鯀之營也何術禹之成也何功鯀之治水也龜之禹之治水也龍之此成敗之所由耶水流不返莫洗崇伯之寃地陷東南豈竟康回之怒屈原比而言之憑弔深矣

九州安錯

叶措題 九州圖

箋 周禮疏神農以上有大九州黃帝乃於神州內分九州河圖括地象曰中國九州名赤縣神州鄒衍曰中國外有如赤縣神州者九按今之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九州乃顓頊所建堯遭洪水增幽并營為十二州禹平水土還為九州安錯者問地在天中空洞洞安置於何所耶

附註

按九州之錯周髀渾天之說各異朱子謂東於勁風旋轉之中故甚久而不墮愚謂非也今以一丸置空中雖遇勁風盤旋未有久而不墜者况厚地之大豈一丸比耶又有謂如豆在脬如黃在卵其言亦非豆之在脬必鼓其氣而閉之豆始浮今使大地似之則人悶於氣中而人絕矣又泰西謂地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此言尤為不經蓋地之四面皆有邊際處於邊際者則東極之人與西

極相望如另一天地然皆立在地上若使旁行側立已難駐足何况倒轉脚底頂對地心焉能立而不墮乎蓋大地結根於天如菌之有蒂故凝然不墜七曜運轉皆在地之空際所以南北極出地入地皆斜繞不正對恐碍地心也

川谷何濬

叶互題 導川圖

箋 禹貢道九川水注海曰川注谿曰谷濬深也九川本深禹復從而道之故益深能納百谷之水而朝宗於海也索隱弱黑河漢江沈淮渭洛是

謂九川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題勃海圖

箋 列子渤海之東有大壑實維無底之谷名曰歸墟八紘之水莫不注之而無增減焉事類沃焦在碧海東有石澗四萬里居百川下水沃之則焦竭朱子云天地之化往者消來者息水流東極氣盡而散耳愚按百川之水其源皆出於山而下注於海隨天地呼吸之氣運轉如人身之

血脉經絡由腦而下注尾閭又由夾脊雙關而上行於腦周流循環貫注一身也圖書編曰地體如肺易象化機曰地如空瓠蓋地之為物外實內虛名山大川孔穴相通此盈則彼細彼消則此息循環運轉周流不息故萬古不溢也

東西南北其修孰多

題輿地圖

箋 山海經禹使大章步自東極至西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使豎亥步自北極至南極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四極之內東西五億九萬七千里南北亦五億九萬七千里利西江曰地球東西南北各七萬二千里已上諸說則東西南北修短正相等

南北順隙其衍幾何

狹而長

箋 詩含神霧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短三萬一千五百里春秋命歷序四海東西九十萬里南北短九萬里河圖括地象八極之廣東西二億三萬三千里南北短一千五百里靈憲八極之維經二億三萬二千三百里南北短一千五百里淮南子闔四海之內東西二萬八千里南

北短二千里已上皆東西長而南北短天文錄天地南北二億三萬三千五百里七十五步東西短四步利西江地球圖分輿地為六大州曰歐羅巴曰利未亞曰亞細亞曰北亞墨利加曰南亞墨利加曰墨瓦臘泥加歐羅巴者大西洋地也南至地中海北至卧蘭的亞及冰海東至大乃墨海的湖黑海西至大西洋各島利未亞者為西南洋地南至大浪山北至地中海東至西紅海聖老楞佐島西至河摺亞諾滄亞細亞為中土南至沙馬大臘呂宋亞齊噶喇巴等島北至白臘冰海東至日本島大清海西至大乃河墨河的湖大海西紅海小西洋等處南北亞墨利加者是中國後面之地墨瓦臘泥加盡在南方惟南極出地而北極恒藏焉其地甚大荒杳無人則又南北長而東西短矣

右第二段

已上先論治水蓋水不治地猶未平故先地而題也

崑崙縣圃

縣圃在崑崙之巔

其尻

山之託根盡處

安在

叶

增城九重其高幾

里

增城又在縣圃之上高萬三千里 題崑崙圖

箋

水經崑崙墟去高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山三級下曰樊桐一名板松二曰元圃一名閻風三曰增城一名天庭此皆崑崙之仙山樓閣縹緲太帝之居也淮南子層城九重高萬一千里百十四步二尺六寸拾遺記崑崙九層層相去萬里

四方之門誰其從焉西北闢啟何氣通焉

題天門圖

箋

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門有開明獸守之淮南子崑崙有四百四十門門間四里里間九純純丈五尺北門常開以納不周之風河圖括地象八極之門東北曰蒼正東開明東南陽門正南署門西南白門正西閻闔西北幽都正北寒門八極之雲是雨天下八門之風是節

暑寒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題燭龍圖

箋

海外北經鍾山之神名曰燭陰人面蛇身赤色身長千里視為晝暝為夜淮南子燭龍在雁門北其國蔽於委羽之山不見日其神人面龍身

無足

羲和之未揚若木何光

題若木圖

[箋]

大荒東經東南海外有女子名羲和帝俊之妻生十日羲和二國名每日出二國人為御啟筮曰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既張乃有夫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為晦明淮南子若木末有十日其花照下地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此題火地水海圖

[箋]

輿地志北有永海南有火地大明官制五臺尹北炎天積雪而六月尤寒象臺未南歲際納涼而季冬尤熱八紘釋史百爾西亞極熱人常坐臥水中阿路索極寒六月有僵凍者滿刺伽四時皆裸莫斯科盛夏重裘

焉有石林

題瑤林圖

[箋]

李賀曰石林山在東海之東有石如木挺立數仞開花朱色爛然滿山抱朴子崑崙有琅玕碧瑰之樹每風起則枝條花葉互相叩擊拾遺記須彌山第六層有五色玉樹蔭翳五百里方丈之山玉瑤為林

何獸能言

叶垠題能言獸圖

[箋]

狴犴萬萬昆瓠白澤角端山獬皆獸之能言者神異經西南大荒中有獸如兔人面能言其名曰詭譯史哈烈有角馬能人言

焉有龍虬負熊以遊

題虬負熊圖

[箋]

龍有角曰虬外紀黃帝有熊氏嘗乘斑龍四巡列仙傳有熊羆成乘龍上升柳天對云有蛇透迤不角不鱗嬉夫元熊相待以神

雄虺九首

題相柳氏圖

[箋]

海外北經共工之臣曰相柳氏九首人面蛇身而青食於九山其所馱所尼即為源澤禹殺之

儵忽焉在

叶題儵忽二帝圖

箋 莊子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儵忽者言其往來急疾無定在也

正誤 儵忽王逸訛謂電光

何所不死

題長齡國圖

箋 不死民在交脛國東天對員邱之國身民後死

蔣註 古稱龍伯民阿姓國三面人毗騫王無脣三蠻白民祈淪頻斯軒轅驪兜移池諸國多有不死者

長人何守

叶欠題巨人國圖

箋 河圖玉版從崑崙以北九萬里得龍伯國人長三十丈生萬八千歲從崑崙以東得大秦國人長十丈亦壽萬八千歲不知田作但食沙石從

此以東十萬里得佻人國長三十丈五尺何守猶防風氏守封禺之山之守

蔣註 古來長人之說不一列子河圖龍文所載至西北海人長三千里止矣而京州異物志有夫人在了零北長萬餘里又邊州聞見錄

康熙二十六年有從滇南航海者遙望浮圖峙雲表俄仰之人也欠伸而起捉七人噉之還坐如浮圖眾潛去奔船其人舉足即至曳船眾斧之斷指長二尺有奇或曰此獨人國也

靡萍

蘋題靡萍仙草圖

箋 家語楚王渡江得萍實大如斗曰覽菘之美者崑崙之蘋壽木之華九衢言其枝葉九出王巾頭陀寺碑九衢之草千計

天問補註

沈約郊居賦舒翠葉而九衢開丹花而四照又八詠詩芾芳卉之九衢實靈茅之三春以九衢與靈茅對舉見皆仙草也梁元帝為妾弘夜珠謝東宮資合心花釵啟日夜珠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豐浦慣識九衢則似九衢為水

草矣

泉華安居

題疏麻
瑞華圖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海內南經巴蛇食象三歲出其骨郭注其長千尋雍江記羿屠巴蛇於洞庭其骨若陵故曰巴陵有象暴骨為象骨山朝鮮記朱卷國黑蛇青首食象

靈蛇吞象厥大何如

題巴蛇
吞象圖

黑水元趾
西京賦
趾作止

黑水元趾

西京賦
趾作止

三危安在

題黑股
國圖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書道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西山經黑水出崑崙西北隅元趾即元股國水經注三危在燉煌南括地志山有三峯亦名卑羽山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題壽民
國圖

鱖魚何所魃堆
南越志鱖形似蛇而四足臨海異魚贊吞舟之魚其名曰鱖背腹有刺如三角菱山海經陵魚人面人手足而魚身見則風濤起又北號山有鳥狀如雞白首鼠足虎爪食人名魁雀

鱖魚何所魃堆

題鱖魚
魃堆圖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題羿彈
九鳥圖

羿焉彈日烏焉解羽

題羿彈
九鳥圖

以下論入事
復從禹起者
禹以明德關
基為三代首
出之君而猶
被此小人無
稽之口故屈
子首先闢之
也

右第三段

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命羿仰射中其九日中鳥盡死羿焉解羽者漢書天文志注陽精之宗積而成鳥有象無質又有何毛羽之解耶

禹之力

致力也

獻功降省下土方

方字倒裝將也言方將致力於下土也非商頌下土方之謂

焉

得彼兪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題禹娶兪山氏圖

箋

以下述三代興亡似皆出於楚史傳屈子曾為左徒不必遠求柱下故於天問記事獨詳此中段起頂處

閔

憂

如匹合厥身是繼胡為嗜不同味而快鼂

朝飽

叶

箋

吳越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自恐時暮祝曰娶必有應乃有白狐九尾造焉於是娶于兪山官覽禹娶兪山女自辛至甲四日復往治水不同味

當時野史所

傳如舜囚堯

殺伊尹文丁

殺季歷此等

怪僻邪說要

皆戰國術士

陰謀欲以聳

動人主以行

篡弑之計固

不足信也

啟代益作后卒然離

害也題啟代

益作后圖

箋

按史通載竹書有益代禹立拘啟禁之啟出殺益之說卒然離

何啟惟憂而能拘

謂不拘也

是遠

叶

箋

禹薦益於天禹崩益避於箕山之陰啟憂后位不已立故乘其避讓之際陽代陰踞而卒踐天子位也是遠者謂被禪讓格而為傳子例也

附註

孟子稱天下諸侯朝覲者不之益而之啟則有扈何以不服耶天下謳歌者不謳歌益而謳歌啟又何用大戰於甘用命賞於祖不用命戮於社子則孥戮汝又何其激烈如是耶屈

子生距孟子不遠當時古史所傳或別有據也

天問

三

約註

益宜有天下父薦益則宜矢讓人不讓則宜修德今啟何以自居帝位而征不服專于憂勤反前人之所拘者而以達節破之此一大疑案也

皆歸射籍

勒

而無害厥躬

躬指益言。題益避箕山圖

箋

書疏有扈見堯舜受禪啟獨繼父不服遂叛皆歸者謂甘誓以威侮五行怠棄三正而歸罪於有扈也射籍者窮理罪人而使之無所歸也無害厥躬者啟即位封伯益於費吏稱扈有歸益之心益不自安故請老歸政就國於箕山之陰及有扈滅而害不及益故曰無害厥躬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叶

箋

作革者史稱益召與徒役傅土表木烈山澤而焚之佐禹平水土得施播降功俾禹邀舜薦履帝位何禹崩益膺禹薦而益竟不克邀奏庶解食之報耶

啟棘賓商九辯九歌

叶基題啟賓商均圖

箋

九棘王之外朝王制注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舜處其子義均於商謂之商均禹復封之虞客而不臣及啟即位仍循舊典賓商均於外朝之地而奏九辯九歌之樂以見己之變禪為繼猶勤於大德之報也

正誤

啟棘賓商朱子謂棘當作夢商當作天以篆文相似而誤非也按天荒西經夏后開即啟避漢帝諱改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辯九歌以下竹書夏后啟十年巡狩舞九韶於天穆之野天穆帝顓頊產伯鯀處伯鯀啟六世祖非崇伯鯀也此啟因巡狩於發祥之地而祀其先也天問此章乃啟賓商均之事不得援山經以釋天問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

發蒙死分句猶言至於斯極也

竟地

叶低題啟母化石圖

箋

啟母石在嵩山死分竟地者謂人已化而魄歸於地也勤子者淮南子禹治水時自化為熊以通輶轅之道廬山女見而慙遂化為石時方孕

天問

三五

啟禹曰還我子於是石破生啟夫禹之索啟為勤子也而不知適已屠鬪其母矣此亦不經之說故原闕之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胡歟

石 夫河伯而妻彼雒嬪 題羿妻 雒嬪圖

也 胡字直貫下至不若止甚言羿之殘忍而淫惡也

箋

夷羿偃姓有窮氏左臂修而善射自鉅遷於窮石太康立丘於河上以距之及相立爰逐相自立竹書帝芬十六年雒伯用與河伯焉夷鬪河洛二國名伯其爵嬪其妃耳羿恃善射殺河伯奪其國又殺雒伯而淫其妃也

正誤

王逸註謂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於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耶雒嬪永神宓妃也羿又夢與宓妃交皆妄言也故闕之

馮珧利决封豨是歟

題羿歟 封豨圖

誣路史曰禹

命伯封叔及昭明作衍歷歲紀甲寅敬授人時則伯封夏之天官仲康征羲和而夷羿滅伯封是與于室爭諸侯耳

箋

珧弓之飾以蜃者决象骨為之著指以鈎豨封豨者樂正夔之子先是有仍之女美而黜厥澤可鑿樂正后夔納之生伯封貪拘忿類實有豕心羿歟之桑林滅之

何獻蒸

同 蒸

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題羿獻 蒸肉圖

箋

蒸冬祭也竹書太康被羿廢逐居斟鄩四年陟羅莘路史曰廢逐之後世莫知其死不若者似羿行操莽之計於冬祭日獻鳩肉而絀帝也后帝指太康此事亦禱杙遺聞得天問傳出可補古史之闕

正誤

王逸註帝謂天帝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而祭天誤也此罪羿之詞封豨不道羿滅之胡乃躬行弑逆耶

泥娶純狐眩妻爰謀

叶

何羿之射草而交吞揆

謀 之 題 泥

娶純 狐圖

與上射河伯妻雒嬪射封豨對看見天之報施不爽

箋 路史泥寒君伯明之護子弟羿篡夏自立任以為相泥烝娶羿妻嫦娥小字純狐泥內媚外賂娛羿於岐與逢蒙共謀殺羿此言羿以晉革之勇何以不能脫交吞之厄耶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題羿遷窮石圖

天問補註

此羿事阻當作鉏窮即有窮羿自鉏遷窮急於西征其巖險何以過於他國也

新註

左傳魏莊子曰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巖險也越過也鉏城在滑州衛城東汲古文太康居斟鄩羿亦居之以商邱二樹較之有窮在西是羿之巖險無過於鉏何以舍險而急於西征為泥所滅也

化為黃熊巫何活焉

題伯鮪化熊圖

箋

左傳堯殛鯀羽山其神化為黃熊入於羽淵羽山在今海州贛榆登州蓬萊縣亦有羽山鮪之入淵蓋傷功之不成被殛投荒抱恨而自沉於

羽淵也山海經靈山有十巫百藥爰在窈窕為貳負所殺帝憐其無辜使六巫夾其尸摻以不死之藥而竄復活此言鮪死化為黃熊似必有神巫治之不然何以活焉蓋爾化熊之說也

咸播秬

黑黍

黍播藿是營何繇并投而鮪疾

告

修長

盈題鮪

營藿藿圖

箋

藿藿水草窪下之地所出鮪營藿藿之地為隄原欲使民播種非有害民之心何與四凶并投而罰更重乎

右第四段

已上述有夏一代事而以鮪終者蓋傷鮪功未就而獲咎以致沉淵化熊也

白蜺

蝶

嬰

紫雲之透迤似蛇者

胡為此堂

公卿祠堂

安得夫良藥不

能固臧

題姮娥奔月圖

論人事忽夾入白蜺一段正為此堂而發堂與廟同乃先王先公

接靈之所不
當以古今叛
亂淫襲事及
大荒海外諸
怪異滿繪於
壁胡爲二字
詞嚴義正

箋

此形容純狐之妖氣淫氣如虹蜺之縈繞於堂也胡爲者訝之也後漢書天文志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羿妻姮娥竊之以奔月將往枚策之於有黃筮曰翩翩歸妹獨將西行逢天晦芒母驚毋恐後其大昌姮娥遂託身於月爲蟾蜍陰宗之精三足司太陰之行度月神也

正誤

王逸謂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儵子儵化爲白蜺而嬰弗持藥與崔文子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子儵之尸妄也

天式

法

從橫陽離陰死

叶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題鼓鳴化鳥圖

箋

易有陰陽五行流行對待之理所謂式也從橫者卦爻之錯綜也陽離陰死者天元顛靈氣形反注陽極於上陰絕於下靈魄顛墜則氣反於天形歸於土大鳥何鳴者西山經鍾山之神曰鼓與欽鴉殺葆江於崑崙之陽帝戮之嵯崖欽鴉化爲大鸚鼓亦化爲鷓鴣而鳴音如辰鴿此言鼓鳴既伏天誅何能又化大鳥而鳴耶

正誤

王逸謂崔文子取子儵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幣篋須臾化爲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是皆無稽之語也

萍號起雨何以興之撰

具

體脅鹿何以膺之

題雨師風伯圖

箋

搜神記雨師一曰屏翳一曰號屏脅鹿風伯飛廉也舊語謂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三輔黃圖飛廉鹿身雀頭有角蛇尾豹文能致風號呼也興起也言雨師號呼何以風起雲興而必應之乎

鼇戴山怵何以安

叶

之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題海上蓬瀛圖

箋

元中記巨靈之鼇背負蓬萊山而怵列子東海五山岱輿員嶠方壺瀛洲蓬萊相去七萬里隨潮往來不得暫時仙聖毒焉帝命禺強使巨鼇十五舉首戴之五山始峙俄而龍伯之國有大人焉一釣而連六鼇合負而歸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於北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釋舟陵行謂鼇釣山移衆仙聖何以能安而遷也

石第五段

已上雜記公卿祠堂所畫僂僂不經之事各按其圖而闢之也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叶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此題少康逐犬

女岐縫裳而館同爰止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叶

圖 題女岐縫裳圖

心印將前帝降十二句移置此章之首似為有見殊不知屈子當日遇澆寒泥淫羿室所生者竹書注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女岐為之縫裳同舍止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人艾乃畷獵放犬逐獸因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以澆之強何以斃於一犬以女之縫裳何以誤斷其首皆當時相傳妄語故闢之

箋

澆寒泥淫羿室所生者竹書注少康使汝艾謀澆初泥娶純狐氏有子早死其婦曰女岐寡居澆強圍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女岐為之縫裳同舍止宿汝艾夜使人襲斷其首乃女岐也澆既多力又善害人艾乃畷獵放犬逐獸因喉澆顛隕乃斬澆以歸以澆之強何以斃於一犬以女之縫裳何以誤斷其首皆當時相傳妄語故闢之

胡應麟曰

紀年明書伯靡帥二斟之師以夜泥少康使汝艾伐過殺澆伯子杼帥師滅之皆聲罪致討之師乃有以澆淫於嫂

湯

采子云康字之訛

謀易旅何以厚之

題少康中興圖

箋

左傳夏后相失國依於二斟泥使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滅夏后相后緡方娠逃歸有仍生少康長為虞庖正有田一成有眾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謀收二國之燼卒滅泥澆何以厚之謂康以一旅之眾何以厚集其力卒能殄滅元寇而祀夏配天

覆舟斟鄩何道取

叶此 之 題覆舟戰灘圖

箋

竹書帝相二十七年澆及斟鄩大戰於灘覆其舟滅之何以取之者謂斟灌斟鄩皆夏同姓諸侯后相失國依之是必國有可恃兵力尙強何以澆一鼓覆其舟而滅之耶

而艾襲之誤斷女岐之首又因田獵以犬逐澆夫澆既父子竊國所居必擬於王者豈得潛身下里同於細人且既遭女岐之顛越在澆豈無戒心而復捐生於一犬耶足見世說之妄

桀伐蒙山何所得

叶狄

焉妹嬉何肆湯何極焉

題桀得妹嬉圖

箋

大紀桀伐蒙山有施氏進女妹嬉桀嬖之為之造瓊室象廊瑤臺玉牀行淫縱樂又為肉山脯林酒池可以運舟一鼓而牛飲者三千人伐蒙得妹嬉以為喜而不知湯之所藉口者正以此為兵端也何肆寬女寵之條而著放伐之罪何極微詞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鰥

叶矜鰥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此題帝館甥於貳室圖

箋

書有鰥在下姚瞽瞍姓二女娥皇女英也以舜之孝而父不為娶以君之尊反釐降二女而親之者何也為得聖婿也

厥萌在初何所意

叶益

焉璜臺十成何所極

叶加

焉

題紂作璜臺圖

箋

初紂作象箸箕子嘆之謂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如此必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厥萌未著何所意而知之乎世紀紂作瓊室飾以美玉七年乃成六十里高千丈多發美女以充之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題聖女立極圖

箋

登安登少典之妃有嶠氏女遊於華陽感神而生炎帝古無稱帝者自登之子立為帝然後始有帝稱是遵何道而尚之耶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題女帝異表圖

箋

女媧伏羲女弟生而神靈繼兄立極鍊五色石以補蒼天斷鼇足以立四極殺黑龍以濟冀州積蘆灰以止淫水河圖挺佐輔云女媧牛首蛇身宜髮一日七十化其異相神體造物誰為匠制之也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何肆犬豕而厥身不危敗

題謨蓋焚廩圖

箋

四岳既已薦舜而象不格奸猶為謨蓋焚廩之舉欲殺兄妻嫂此人倫大變之異王法所不容在堯時不即加誅者豈礙於舜之孝並全其友于之道耶不然何以厥身不危敗耶

吳獲迄古

古公
亶父

南嶽是止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題勾吳
開國圖

箋

吳越春秋古公病秦伯仲雍知父欲立季歷托名採藥於衡山遂之荆蠻斷髮文身示不復用自號勾吳

天間補註

斯指南嶽原本楚人故以南嶽為斯也去南嶽而開國於吳孰期秦伯仲雍去而吳得兩男子也

右第六段

已上由夏及商由澆及桀以見禍亂之端並古聖賢佚事迨因圖畫錯綜不類故隨所見而題之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此題湯饗
上帝圖

箋

鵠鼎之形象鵠者以玉飾之取其潔也后帝謂上帝也承謀者謂伊尹承湯密謀而往事桀也竹書帝桀十七年商使伊尹來朝二十年伊尹歸於湯遂

謀伐夏

附註

按伊尹以割烹要湯事見萬章百覽亦載尹以至味說湯之詞然皆非此章之義蓋緣鵠饗帝此湯恐尹往慮其謀之不遂故籲天

而禱也其曰承謀則見湯謀有心曰夏桀則見其目之無君也久矣終以滅喪者言湯六百年後其子孫亦如桀之滅喪也此皆不

滿於湯之詞此
後段起頂處也

帝乃降觀

示

下逢

合

伊摯

叶

何條放致罰而黎伏

一作
服

大說

題放桀
鳴條圖

箋

帝乃降觀者桀本無道天厭夏德故帝亦降而饗湯之祀並示之以條放致罰之機下適與伊尹之謀合不然何以焦門之禽而黎民大說耶

簡狄在臺嚳何宜元鳥致貽女何喜

叶
嬉漢禮儀志作嘉
題簡狄吞卵圖

箋

娥女吞卵卵生契事見商頌百覽有娥氏二女居九成之臺帝令燕往視覆以玉筐發之燕遺卵北飛符瑞志簡狄從帝祀郊禱浴於元邱之

水有元鳥遺卵墜地吞之生契何宜何喜者言簡狄在母家臺上嚳何以知其宜男而娶之乎元鳥遺卵女何以知其為祥喜而吞之乎

該朱子謂是啟字秉季德厥父是臧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題

康出牧圖

箋 有扈王逸註澆國名當時大戰於甘有扈雖滅而其怙強稔惡之眾如澆者固未盡殄也及太康尸位餘孽一時同逞所以卒遭羿澆之禍蓋兵端由於伐扈以致后緡歸於有仍為牧正是終弊於有扈也

聽直 厥父是臧美幹蠱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叶之平脅一作受平曼膚何以肥之題舞干格苗圖

箋 此怪啟既厥父是臧矣胡不法乃考之誕敷文德以懷來有扈之眾耶按世本扈為啟之庶兄淮南子有扈為義而亡路史註夏之失德始於伐扈孔子叙甘誓特以見夏德之衰何以肥之者是時民不識兵革士不勞供頓享豐腴之樂而無鳩鵲之形較夫牧牛羊者之形容憔悴豈

不大有可悲者乎

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題汝艾擊澆圖

箋 少康官於有仍為牧正而云有扈者蓋是時少康使汝艾謀澆不敢顯言有仍故託名有扈潛踪而出與汝艾擊澆也云何而逢者澆與女岐同館而宿迨汝艾往殺適值其出候斷女岐之首無繇得澆何以倖免耶

恒秉季德焉得夫朴按集韻與樸同音牛叶何往營班祿不

但還來叶題上甲復讐圖

箋 殷侯上甲微冥之子也前漢書古今人表帝嚳妃簡媪生高尙五世孫冥冥之子亥顏師古曰亥音該天問該秉季德按此則上章該乃啟之訛此章恒乃該之訛也朴牛僕牛也山海經困民之國有人曰王亥托於有易河伯僕牛有易殺王亥取僕牛竹書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

於有易有易殺而放之十六年殷侯微以河伯之師伐有易殺其君綿臣沈約註殷侯子亥賓於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故殷上甲微假師於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綿臣上甲之父冥勤民而水死長發逸詩曰冥勤於官水國載安有易克頑僕牛是殘帝命式甄上甲桓桓孝思孔宣蓋冥為水官河伯屬焉故上甲微得假河伯之師殺綿臣而復僕牛之地也往營者竹書帝芒二十三年上甲微自商邱遷於殷孔甲九年殷侯復歸於商邱班祿者言上甲微初但往營其地後復班其祿於一國之眾也

正誤

王逸謂湯出獵而得大牛之瑞屈復引越絕書謂湯獻牛於荆之伯之事皆非也

昏微遵跡有狄不寧何繁鳥萃棘負

同婦子肆情

題春林覓卵圖

箋

遵循也跡巨人之跡姜嫄履帝武而生稷簡狄吞燕卵而生契不寧猶左傳弗寧唯是也謂簡狄與姜嫄同得瑞應而姓子皆昏微暗昧之事然當時傳之後世羨之求子者往往春日於繁鳥萃林中覓燕遺卵而吞之以肆其情欲焉

正誤

王逸謂解居父聘吳過陳墓門見婦人負其子欲與之淫佚肆其情欲婦人引詩刺之曰墓門有棘有鴟萃止何誕妄之甚耶

眩弟並淫危害厥兄

叶香

何變化以作詐而後嗣逢長

題慶

父齊
莊圖

箋

眩弟謂慶父叔牙皆魯莊公母弟左傳慶父通於哀姜以齊公是二子眩惑其嫂並為淫亂既謀弑兄又殺其兄之二子何變化作詐若此而季友猶為之立後於魯也

附註

天問凡四引春秋列國之君魯莊也齊桓也晉獻也吳闔閭也魯以秉禮之國為周公後而子孫之淫亂若此齊為太公後決決表海之風而桓卒以聽讒被弑晉以唐叔之後至獻公乃滅同姓娶諸姬聽驪姬之譖而殺申生闔閭以泰伯之後弑兄王僚而自立皆無道之甚者列引之罪之也

正誤

昭弟王逸謂指象則並淫二字何以稱耶

成湯東巡有莘爰極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

叶狄題有莘嫁女圖

箋

有莘國名湯居西亳在有莘之西故曰東巡也極至也小臣謂伊尹世紀湯夢人抱鼎俎對已而笑寤而求伊摯於有莘之野其君留而不遣湯乃求昏於有莘遂嫁女於湯以摯此見湯之有心求尹為媵臣尹由有莘氏得故妃曰吉妃

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

叶米題伊媵女圖

箋

呂覽伊尹母居伊水上孕夢神曰曰出水東走無顧明日視白出水告其鄰東走十里顧其邑盡為水田化為空桑有女子採桑得嬰兒空桑中獻之有莘之君命嬀人養之故曰伊尹尚書大傳伊尹母行汲化為空桑父尋至水濱見桑穴中有兒取歸養之惡之尹生既有異又長有異才何有莘反以也此見尹亦有心于湯媵女見有莘之出於不得已之媵女而資湯耶也

湯出重泉夫何臯

罪尤

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

題負

鼎說湯圖

箋

太公金匱桀怒湯用諛臣趙梁計召而囚之均臺寘之重泉湯行賂桀釋之不勝心微詞也使湯果無伐帝之心則使尹挑之者誰耶必湯陰有勝心之處故尹之言得以乘間而入也挑之者尹負鼎于湯湯問至味尹對曰君之國小不足以具為天子然後可具是以味挑之也奔夏三年反報於亳曰桀迷於妹嬉好彼璇璣是以謀挑之也湯固有心問尹亦有心挑以臣伐君湯與伊尹固不得辭其咎也

右第七段

已上題殷湯一代而夾入啟與魯事者圖有錯出也

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蒼鳥羣飛孰使萃之

題武周大會孟津圖

箋

史記武王伐紂甲子之朝諸侯不期而會孟津者八百國蒼鳥猶蒼鷹也詩維師尚父時維鷹揚羣飛謂鷹隼將帥之衆曰何踐曰孰使見皆

出於尙父之陰謀也

列擊紂躬叔且不嘉何親揆發定

一作足

周之命以咨嗟

題列擊紂躬圖

箋

史記武王至紂所射之三發以黃鉞斬其頭懸之太白之旗所謂列擊也不嘉周公目擊武王之所為皆公之所不嘉者曷又親為揆謀發策定武周之命而為天子耶咨嗟謂秦誓牧誓之詞多出於周公製作雖咨嗟無益也按上章何踐孰使及此章親揆定命皆不滿尙父周公之詞

授殷天下其位安施

叶梭題桀讓湯位圖

箋

周書殷祝解鳴條之敗桀請致國於湯湯留之桀讓之至再三終不肯留乃與其屬五百人避之南巢之野則殷之有天下乃桀讓而授之

反成乃亾其罪伊何

也其位安施者湯既受桀讓知天命在已故允三千諸侯之請不然則大寶虛懸社稷無主其位安所施而讓之誰耶

箋

反成者謂紂背湯成德以致兵敗毋野其罪伊何者紂既赴火死武王猶親射之三以鉞擊斬之懸諸太白紂雖得罪於天未始得罪於臣恐數紂之罪而紂不服也觀此則湯武之優劣定矣

爭遣伐器何以行

叶

之竝驅擊翼何以將之

題武王誓師圖

箋

牧誓稱爾戈比爾干立爾矛所謂爭遣發器也六韜翼其兩旁疾擊其後何行何將微詞也此承上其罪伊何而言當時舉武者莫不曰應天順人既曰天與人歸又何稱爾戈矛疾擊之耶與所謂倒戈攻北者矛盾矣

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維何逢彼白雉

題昭后巡行江漢圖

箋 昭后康王子名瑕成遂底止利貪其心之所欲也竹書昭王末年荆人卑詞致於王曰願獻白雉乃密使漢濱之人膠船以待王南巡狩抵漢中流膠液船解與祭公辛餘靡皆溺

穆王巧梅 同 夫何為周流環理天下夫何索求 題瑤池宴穆圖

箋 穆王昭王子名滿梅將指也巧捷足也竹書注穆王北征流沙西征崑崙環履天下億有九萬里列子西極之國有化人來與王神遊化人之宮因肆意遠遊駕八駿之乘右驪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縹主車則造父為御泰丙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柏天主車參伯為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于巨蒐之國獻白鵠血以飲王具牛馬湏以洗王足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邱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邱觀黃帝之宮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母為王謠王和之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乃還

妖夫曳銜何號於市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 題褒人獻姒圖

箋 幽王宣王子名宮涅國語夏之衰也有二龍止於庭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請其鬻藏之積至周厲王末發之鬻流於庭化為元龍入王後宮童妾遭之孕當宣王時生女棄之先是童謠曰腰弧箕服實亾周國有夫婦鬻是器者王執之夜逸聞女號即所棄女取之奔褒及幽王時褒人有獄入之是為褒姒王嬖之廢中后及太子宜曰而立為后遂為申侯犬戎所殺曳銜負物而銜賣也周幽誰實誅之非犬戎乃褒姒誅之也幽不責褒則褒不納女如安得入宮王亦何由而被誅乎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 叶 齊桓九會卒然身殺 題齊桓九合圖

箋 國語桓公任管仲兵車之會三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及仲幸用易牙堂巫豎刁閻方期年而亂饑不得食渴不得飲援幘裹頭而絕諸子相攻六十日不斂尸蟲滿戶外與見殺無異故曰身殺也

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何惡輔弼讒諂是服比干何逆

而抑沉之

題比干剖心圖也

雷開阿順而賜封之

題雷開受封圖

箋

韓詩外傳紂為炮烙比干諫紂殺之剖其心天紀雷開進諛言紂賜金玉而封之

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梅伯受醢

題梅伯被醢圖

箕子佯狂

題箕子為奴圖

子為奴圖

箋

異方者言湯以一德之聖而其子孫何以暴虐之如此也更記九侯有奸女入之紂女不喜淫紂殺之醢九侯鄂侯即梅伯爭之彊并脯鄂侯也殺身而彰君惡不忠也遂被髮佯狂為奴

右第八段

已上題有周一代而又溯及紂事者見幽之被誅於褒姒亦猶紂之國亡於妲己何不遠鑒於殷徒令後人復哀後人也

稷維元子

元妃之子

帝何竺

同

之投之於冰鳥何燠之

題后稷初生圖

箋

稷母有郃氏姜嫄為帝嚳元妃出野見巨人迹踐之而生稷詩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以為神遂收養之此以見稷之生非偶然周之所

以興實有天命在焉

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

題季歷征戎圖

箋

殊能將之者史稱王季在帝乙時伐西落鬼戎太丁時伐燕京之戎後又伐余吾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史季歷事殷凡七用師而六大勝太丁嘉歷之功錫之圭瓚巨鬯形弓鉞矢九命為伯既而執諸塞庫困而死驚帝激切者豈因震主之威而不能自戰歟何逢長之者詩帝作邦作對自大王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於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於孫子是天之逢長之者至矣

正誤

馮弓挾矢王逸訛作稷事帝訛作紂蔣驥訛
作譽屈復又謂馮弓挾矢為指文王皆誤也

伯昌號衰秉鞭作牧

題文王
作牧圖

箋

文既嗣歷值殷之衰乃呼號於
天躬率殷之叛國以事紂也

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

箋

時文王天下有二然是商之一諸侯耳何以卒徹岐周之社通而為天
下之大社耶按竹書帝辛三十二年有赤烏集於周社墨子赤烏銜珪
降周岐社曰天命周昌代殷有國蓋天
命有周早已赤烏集社為興王之兆矣

遷藏就岐何能依殷有感婦何所譏受賜茲醢西伯上

告

叶何親就上帝罰殷命以不救

題紂賜
醢子圖

箋

太王遷藏就岐豈一岐之地遂能望其子孫依而滅殷耶紂之失國豈
因受一婦人之惑遂致喪天下耶總緣紂用菹醢之虐有以自取之也
卽如紂既菹醢其子矣又賜其父且猶曰孰謂西伯聖者乎食其子而
不知臣罪當誅天王聖明文王豈敢怨而上告於天然上帝之怒已明
明鑒察迨毋野之師武恭行天誅紂實親受上
帝罰是以紂雖有衆七十萬何能救殷之命乎

師望在肆昌何識叶鼓刀揚聲后何喜

叶係題文
王出獵圖

箋

史記西伯將出獵卜之曰所獲非龍非虵非虎非羆霸王之輔果遇太
公於渭陽鼓刀揚聲見太公有心于文何喜見文王有心物色此膺揚
之佐觀太公望子久矣一語則詩稱太王實始翦商雖
無翦商之迹然其迫欲望周之興自太王時已然矣

武發殺殷何所愾載尸集戰何所急

題武王載
尸集戰圖

箋

何愾何急微詞也見武之已甚紂既自焚猶鉞斬旗懸何所恨而至此
極耶武王東觀兵載文木主而行何所迫而至此急耶總緣殷有感婦

故藉口以為解天下倒懸之厄也此亦不滿於武周之詞

伯林雉經維其何故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

題驪姬 謬申圖

箋 國語晉申生雉經於新城之廟申生之寃真能感天動地而饒之者竟不畏幽有鬼神乎此獨有感申生之死者被譖於驪姬也以見艷妻之禍無窮深痛鄭袖之禍楚也

皇天集命惟何戒之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

題伊訓 太甲圖

箋 天既集大命於殷矣嗣王不惠於阿衡尹復作太甲三篇以戒之俾其子若孫受禮天下至六百祀之久是天之成之者至矣而其後天卒使周代之何耶正以見天命之靡常也

初湯臣摯後茲承輔何卒官湯尊食宗緒

題伊尹配 享太廟圖

箋 尹初為股湯之一小臣耳後乃說湯伐桀卒能輔湯官天下而為君也祭法殷人禘嘗而郊冥祖契而宗湯尊食謂以祖宗配食於昊天上帝而尹亦得以配享於湯之太廟也按上文又使及此章何卒等字皆不滿湯與伊尹之詞

附註 屈子於天問篇獨執此董狐之筆者時天下諸侯畔周無王故特伸此大義專為諷楚之謀周而發也按綱目周赧王三十四年書楚謀入冠王使東周武公謂楚令尹昭子曰西周之地不過百里而名為天下共主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眾不足以勁兵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今子欲殘天下共主居三代傳器器南而兵至矣於是楚計不行蓋蠶食諸姬楚之故智左徒久知其謀不敢明言特假題圖而諷之也

勳闔夢生少離散亾何壯武厲能流也厥嚴

同莊。題闔 閔霸吳圖

箋 吳王闔閭祖壽夢壽夢卒諸樊立傳弟餘祭夷昧及子僚故闔閭不得立因伍子胥進專諸遂弑僚而自王使子胥為將復讐破楚故曰勳闔

嚴古莊字避漢明帝諱改嚴謂楚莊王也楚自武王伐隨以來殘食諸姬至莊而霸伐陸渾之戎觀兵問鼎大有窺伺周室之心能流厥嚴者謂闔閭之制霸稱雄幾與楚莊匹敵所以能復讐而破楚也

右第九段

已上湖及周初見周之所以有天下然武之放伐湯實啟之故復及湯以諷楚不當謀周亟宜報秦何黜闔能復楚

讐而楚竟不能復秦讐也

彭鏗

顛項裔孫堯時封於大彭歷虞夏至商年七百餘歲

斟

斟酌 義益周禮春祀夏禴裸用雞羹烏羹

帝

帝上 何饗壽命

永多夫何長

言享國之永。題彭鏗斟雜圖

中央共牧后何怒蠹蛾

同 微命

力何固

列子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理雅蠹居如臺蟻居如樓此章以下至末均為懷王兵敗而發此末段結穴處

箋

此更追溯彭鏗者冀懷之法祖而敬天也楚與當時列國之君共牧其民天何怒楚獨令其敗公相續者蓋嘆其不能敬天而勤民也物命之

微莫如蜂蟻然蜂尚有兼弱之習蟻尚有攻寡之計痛懷之惡曾蜂蟻之不若徒恃蠻觸而鬪也史稱懷王十七年怒張儀之詐與師伐秦戰於丹陽秦大敗我師斬甲士八萬虜大將屈匄遂取漢中郡楚悉發國中兵復襲秦大敗於藍田韓魏聞楚困襲楚至鄧楚懼引兵歸於是楚割兩城與秦平此雖天怒亦由楚以自取之也

正誤

王逸謂鏗善斟雜羹事堯饗之錫之以壽八百歲猶自悔不壽又謂中央之州有岐首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噬皆妄說也

驚女采薇鹿何祐

叶 北至回水萃何喜 題驚女采薇圖。王逸注昔有女子采薇有所

驚而走北至回水之上止而得鹿家遂昌歲

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

題子鍼易犬圖。王逸注兄謂秦景公弟公子

鍼也秦伯有嗜犬鍼欲以百兩之車易之秦伯不聽遂逐鍼而奪其祿

三

三

箋 此以驚女諷楚懷兵敗之後尤當修省如驚女之恐懼自然獲鹿猶可
以為善國也兄喻秦犬比張儀史稱儀以商於六百里地誑楚絕齊卒
被其欺及兵敗於秦秦割漢中之半與楚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
儀而甘心焉儀聞請往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臣靳尚設詭辭於王之寵
姬鄭袖釋去儀是時屈平既疏使於齊顧反諫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
追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此痛楚懷信愚貪得
秦地而卒不得反受其噬所謂兄有
噬犬弟何欲易之百兩卒無祿也

薄暮雷電歸何憂厥嚴

謂莊不奉帝何求 不法祖而求 帝無益也

箋 易震驚百里不喪匕鬯本義能恐懼則致福又雷電噓先王以明罰
救法薄暮晚也此諷懷王當此敗亡之際果能回心歸於恐懼修省敬

天勤民而又能明罰救法奮楚莊
餘烈報讐洩耻又何遲暮之感耶

正誤 薄暮雷電舊註有謂喻已年老者有謂呵壁問天時日已暮
者有謂大風雷感周公之還而悼已之不得歸者皆誤也

伏匿穴處爰何云

叶揚題能繹 穴處草莽圖

箋 追溯楚之開國賢君見楚之可為也左傳楚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
藍縷以處草莽所謂伏匿穴處也按釋事周成王為楚始封之君爰何

云者言其以子男微秩僻處蠻
封尚能開國創業而垂統也

荆勳侑師夫何長

題荆勳 作師圖

箋 楚自熊通開濮地而有之始自立為武王周莊五十一年武王荆尸授
師子焉始用戟為陳所謂荆勳作師也已上蓋深勉楚懷不可因兵困
於秦遂至委靡不鑒
我先王以自振也

正誤 王逸引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事以
實之誤也蓋爭桑乃王僚傳中語與荆勳無涉

悟過改更我又何言

叶題昭 王悔過圖

天問
左傳吳入楚昭王奔隨藍尹壹不與王舟及楚寧王欲殺之子西日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使復其所子西遷都於郢而改紀其政所謂悟過改更也

吳光闔閭爭國久余是勝題吳師在陳圖

箋左傳吳師在陳楚大夫皆懼曰闔閭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柏舉今闔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所謂吳光爭國久余是勝也於悟過改更後忽言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者吳至楚惠王時不久即為越滅此蓋諷懷不可恃力而闔當以吳為戒也

何環穿自問社句邱陵句爰出子文環穿七字一作環問穿社以及邱陵是淫是蕩。題

虎乳子文圖

箋若敖娶于邾生鬬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邾淫于邾子之女生子文棄之夢中虎乳之邾子田見之而收養焉楚人謂乳為穀虎為於兔故

名闔教於兔環穿者謂邾女旋穿問社通于伯比生子以至棄於邱陵而虎乳之也引此以見惟楚多材勿慮國無忠貞如子文其人者

吾告堵敖以不長題告堵敖圖

箋堵敖熊羆也楚文王滅息以息媯歸生羆及暉羆立三年其弟暉弑之而自立楚人君死不得諡不成其為君謂之敖告堵敖以不長者此迫聞懷王有入武關之信深慮其死於秦而不得諡不長不久也言眼見即有堵敖之稱焉是以亟欲告之俾其毋往也不意不聽其言卒如所料

正誤王逸謂堵敖為楚之賢人誤也

何試諡字上自予題子囊諡共圖

箋左傳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少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是以不德而亾師於鄢以辱社稷為大夫憂若以大夫之靈獲

保首領以歿從先君於禰廡者請為靈若厲大夫擇焉莫對五命乃許
秋共王卒子囊謀諡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
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其
過可不謂其乎大夫從之自子謂子囊此所謂諡上自子也

正誤

舊註有謂鬻拳以兵諫賞試君上者有謂昭王奔隨子西為王服
者有謂原自傷以空言嘗試君上自彰忠直名者總緣不識諡字
之訛遂以訛傳訛生
出許多穿鑿附會來

忠名彌彰

箋

左傳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庚曰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
堯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詩曰行歸於周萬民所
望忠也故曰
忠名彌彰

右第十段

已上自彭鏗斟雉以下皆極望懷王兵敗之後恐懼修省
效共王不忘亡師於郢之辱悔過自陳設遇不測庶臣下

得以并其忠而諡上也乃不料一入武關遂沒身異地使
在廷諸臣雖欲謚之為靈若厲而已不可得况何能尚望
其如子囊之以忠名彰耶已上皆大夫痛哭直陳之詞無
如君終不悟徒使忠臣孝子抱恨於九原而已矣 前後
分四大段十小段統計一千五百四十五言前以突起後
以禿住而中間灑灑瀟瀟如波濤夜湧忽起忽落又如雲
龍變化倏隱倏現後儒徒驚怖其言莫能尋
其肯綮之所在以致囫圇吞棗誤讀者多矣

黃維章曰

通篇一百七十二問以何字胡字焉字幾字誰字孰字安
字為字法之變以一句兩問一句一問三句一問四句一
問為句法之變以或於所已問者複問焉或於正論本論
中忽然錯綜他語而雜問焉或於已問之順序者複而逆
問焉以此為
段法之變

陳深曰

特矧為百餘問皆容成葛天之語入神出
天此為開物之聖後有作者皆臣妾也

金蟠曰

每一問發人多少想路句則神鏤鬼剗味則海錯山珍奇則星飛電掣幽則塚函枕笈藻則寶彝丹鼎體則鼉負鯨掀開天地間無數文人膽識

屈復曰

事之有無理之是非物之變怪三問豈真昧昧哉讒妄高張忠賢菹醢天地陰陽何故如斯千秋萬載之人所欲同聲一問者也問帝王之興廢讀者已心印懷襄問后妃之貞邪讀者已印鄭袖問人臣之賢奸讀者已印黨人是天問之言祇在天地山川商周唐虞而人自得於瀟湘江漢間也至末段言不盡意不盡詞又爽然自失矣

屈辭精義卷之二



屈辭精義卷之三

江都陳本禮箋訂

男逢衡校讀

招魂

發明

史稱楚懷入闕客死於秦頃襄當卧薪嘗胆之秋忘不共戴天之仇猶日事高唐之遊雲夢是獵此屈子憂懼所以魂離而魄散也天史公讀招魂悲其志雖未明言其所悲之故然細釋巫陽四方上下之語其言虎豹之惡厲狐怪之毒狠蓋皆譏刺當時楚國世道人心之如狼如虎如鬼如蜮不可與之一朝居也修門以下盛言堂室女色歌舞飲食諸樂乃述頃襄內廷荒淫秘戲之事國人莫知惟原實深知之故總借巫陽以發之若屈子果魂離魄散豈人間聲色富貴所能動其心而招之耶孟子堂高數仞榱題數尺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為也又曰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謂大丈夫若巫陽所云長人干仞惟魂是

召魂

何評

索一夫九首戀人投淵豈非所謂威武耶高堂邃宇層臺累榭豈非堂高數仞耶美人二八鄭舞齊容豈非侍妾數百耶食則吳羹飲則瑤漿衣則綺縞被則珠翠豈非富貴之極耶用此以招屈子之魂所謂南轅而北轍矣知此義者可與讀屈子招魂前半極其險怪後半極其綺靡真亦絕世奇文也後人縱極鋪張無此種藻麗矣要不免掇拾其菁華耳。不過逐段鋪排耳而詞句之工文彩之富姿態之妍已備於此矣

朕幼清以廉潔兮

首句稱朕與騷經同自是屈子所賦移置他人不得

身服義而未沫主此

盛德

事君不貳

兮牽於俗而蕪穢

自己認過

上無所考此盛德兮

長離殃而愁苦

評

已之魂魄離散不歸罪於君却恨自己離殃愁苦然上無所考此盛德已明刺頃襄之失德矣以下描寫頃襄奢淫諸事都借巫陽口中傳出

正使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此屈子賦招本懷無如人都誤會此意且竄入宋玉集中為弟子招師之作豈宋玉素知其師好色故死後欲借美人之色投其所好以招之耶此可以足破千古之疑矣

帝告巫陽

巫之名男巫為陽

曰有人

謂原

在下我欲輔之魂魄離

散汝筮予

筮其魂之所

之巫陽對曰掌寤

周禮太卜掌三夢之法

上帝

其命難從若必筮予之恐後之謝不能復用巫陽焉

評

以上招魂賦序死而招魂掌夢者之事今其人未死而生招焉當乘其所往未遠若必待筮而招之恐身先萎化後雖遜謝已無及矣此所以其命難從也

乃下招曰

既致詞於帝遂不筮而下招也

魂兮歸來去君之恒幹

體

何為乎

四方些

音娑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總旨四語

箋

按此集韻音娑挽歌聲乃嘆辭也不當音蘇箇切沈存中筆談謂夔峽湖湘人凡禁咒語末云娑娑訶亦三合而為些則音梭去聲誤也

魂兮歸來東方不可以託些

八尺日何

惟魂是索

些十日代出流金爍石些彼皆習之魂往必釋

解散也

些

歸來歸來不可以託些

箋

大荒經有神名赤郭好食鬼神異經東方有食鬼之父即長人之類又大荒東經湯谷有扶木十日所浴一日至一日出如相代也其日光所照能銷先四方招者因屈子平昔愛往觀四荒此恐

金爍石其魂戀舊遊踪無定所不得不從四方始也

魂兮歸來南方不可以止些

山海經雕題在鬱水南人以丹青涅其額

黑齒

南土志黑齒在永昌關南以漆漆其齒

得人肉以祀

南方俗多魘魅常有殺人祭鬼者

以其骨為醢

叶喜

些蝮蛇

錦文反鼻其毒殺人八絃釋史近交趾有蛇國

秦秦封狐千里些

老狐能易形魅人頃刻可行千里

雄虺九首往來儵忽吞人以益其心些歸來歸來不可

以久淫些

魂兮歸來西方之害流沙千里些

西域度爾格有沙海二千餘里沙乘大風如浪行旅遇之常為

所歷旋入雷淵

即雷轟海飛沙捲人

靡

碎散而不可止些

而得脫

其外曠宇

無人

些赤螿

同蟻蚍蜉八絃釋史蟻國在極西其色赤大如象其聚千里

若象

鄺露赤雅赤蟻

若象渾身帶大刃負萬鈞雜食虎豹蛇虺遺卵如斗人取為醬是名蜮醢

元蠶

土蠶五侯鯖大蜂出崑崙長一丈其毒殺象蓋即此類

若壺

叶虎

些五穀不生藜菅茅屬長丈餘是食些其土爛人蝕人肌膚求水

無所得靈夏之間有旱海些彷徨無所倚廣大無所極些歸來歸

來恐自遺賊些

魂兮歸來北方不可以止些增冰峨峨譯史記餘北有冰海疑冰如山又持彌國有大

疑山千年不釋飛雪千里些歸來歸來不可以久叶已些

魂兮歸來君無上天些虎豹九關天門九重皆有虎豹守之啄害下人

叶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力能拔九千之木而不倦豺狼從也豎目首此九

從目直視如豺狼也往來侏侏疾些懸人以娛嬉投之深淵些致命

於帝然後瞑叶些歸來歸來往恐危

身叶些山海經崑崙帝之下都面有九門軒門有開明獸守之虎身人面九首

魂兮歸來君無下此幽都叶些土伯九約土伯后土之伯約尾也

其角觶觶角銳些敦脈音梅背也血拇足大指以利爪擢人食常多血也逐人駉

駉走貌些參目虎首其身若牛叶些此皆甘人歸來歸來

恐自遺災叶些此亦因前有上征求索等語今四方之招既徧不得不從事於九關矣虎豹土伯較前倚闔闔而望者更兇惡可畏

箋已上皆形容黨人之詞如入夜义鬼國如糟地獄變相不必身當其境令人望而膽落矣

何評日知錄曰或云地獄之說本於招魂長人土伯則夜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寓言而意已近之於是

魏晉以下遂演其說而附之釋氏之書

魂兮歸來入修門

叶綿郢城門

些工祝

具備之工男巫曰祝

招君背行

却行向魂先為

引導也

先些秦箒

箒魂車也

齊縷

縷也

鄭綿絡

叶路挽車之綏

些招具該備

永嘯呼

叶互

些古人死以其服升屋招之號曰臯某復

魂兮歸來反故居

叶具喻已軀體

些

箋

已上叙招魂之具以備工祝升屋而號呼之也

天地四方多賊姦些像

生前形容寫之絹素或範金或削木或搏土或剪紙為之

設君室靜閒

安些

箋

賊奸二字明斥黨人像暗指已上諸怪異像設者言其近在君室不必遠而鑑諸天地四方也靜閒安三字微詞言此輩日侍君側惟惛淫是

縱奢侈是崇聲色狗馬引君於邪刻無寧暑使君欲靜閒而不可得尚望其安心而治理耶四語總掣為上下關鍵眉目於黨人則直斥之於君則微詞以諷之以下即接叙頃襄內廷奢淫諸事皆借巫陽口出之故使人讀之不覺其為諷刺也

高堂邃宇檻層軒些層臺累榭臨高山些網戶朱綴刻

方連些

刻戶為方目以丹塗之也

冬有突厦

複室

夏室寒些川谷徑復流

潺湲些

堂外之池

光風轉蕙汜崇蘭

堂下之砌

些經堂入奧朱塵

承塵筵席些

宮中秘事不敢明言都借招魂吐露詞雖隱約意實顯然此頃襄所以復有南夷之放及五月五日逼逐投淵之令矣

箋 已上堂室之美

砥室

砥玉之室

翠翹挂曲瓊

叶強

些翡翠珠被爛齊光些翦

阿拂壁

蕙嫩蒲阿細繪為帚以拂壁也

羅幃

禪帳

張些纂組綺縞結琦璜些

玉琦

佩璜半壁結者以纂組之綴結琦璜之玉為幃帳之飾也

室

史記范睢傳周有砥砣宋有結綠梁有懸黎楚有和璞皆玉之美者砥室王逸註內卧之室或曰僧室曲房也以砥砣之玉為之翹者室之簷

牙高啄碧如翠羽猶詩所謂如翬斯飛者已上言砥室鋪設衾幃之美也

室中之觀多珍怪

珠玉為珍詭異為怪

些蘭膏明燭華容

美

備些

二八

二列也

侍宿射遞代些

意有厭射即使遞更

九侯淑女

九侯之女言其美也

多

迅眾

叶言給侍便捷而眾多也

盛鬢

音剪鬢也

不同制

鬢各異樣也

實滿宮些

容態好比順彌代些

叶地些而代

弱顏固植

立不欹側也

審其有意

些

審啟口若難聆聲有味也

姱容修態組

同互竟也

洞房些蛾眉曼睩

流盼貌

目騰光些

月光精彩

靡顏

靡若醜顏

膩理

肌膚細滑

遺視

聯眇視即臨去秋波

離樹

離宮別館之樹

修幕侍君之閒些

已上寫當夕美人言非徒深居洞房凡有遊覽無不隨侍也

室

已上言妃嬪之美不但傾城固當傾國讀神女賦目畧徵盼精彩相授大不及蛾眉曼睩數語妖媚動人

翡翠翠帳飾高堂些紅壁沙版元玉之梁些仰觀刻楹

畫龍蛇

叶宜

些坐堂伏檻臨曲池些芙蓉始發雜芰荷些

紫莖屏風

水

文緣波些文異豹飾

外廷侍從之士衣以豹皮為飾

侍陂隨些

軒車

藩車

既低

低而待駕也

步騎羅些

徒行曰步乘馬曰騎羅列侍發見侍衛之眾也

蘭薄戶

召鬼

六

樹樹種也瓊木籬些玉樹魂兮歸來何遠為些

已上言別館之美遊覽侍從之樂而以芙蓉菱荷點染者與前光風轉蕙二語相映帶蓋隱以自痛所謂製菱荷以為衣集芙蓉以為裳者亦徒結臨池之想萬不能當君王之一盼矣故

於段未獨入魂兮歸來二語正為菱荷寫照

室家遂宗食多方些此言楚宮精庖饌其宗族效之皆善於烹調之法也稻粢稷稱麥擘

黃梁些大苦鹹酸辛甘行些行用也言五味兼備肥牛之臠膋

也若芳些和酸若苦陳吳羹些吳人善作羹膾炮羔

鶻些露雞之雞臠蟪厲而不爽些厲清烈也楚人名羹敗曰爽煎鴻

子炮合毛裏而燒之有柘漿些鴿酸臠臠以醋烹為羹臠臠之少汁者有菜曰羹無菜曰臠

粗糲蜜餌有餽餽些瑤漿勺實羽觴

些酌酒而實爵也挫糟凍飲挫榨也謂去其糟而冷飲也耐醇清涼些華酌既陳有

瓊漿些酒之赤色如瓊者些歸反故室敬而無妨些言能博取珍羞廣儲佳釀投其所好自然不遭

讓忌都無妨礙也

已上極言其飲食之美

肴羞未通徹也漢人避武帝諱改通女樂羅些敝鐘按鼓造新歌些涉

江采菱發揚荷些讀阿涉江采菱揚阿皆楚歌名些美人既醉朱顏酡些

娛光眇視寧不令人肉飛色舞目曾波些被文服纖麗而不奇些長

召鬼

七

燕飲至同士
女雜坐成何
朝局且更與
之六簿呼盧
是君不成君

荒淫極矣屈
子目不忍視
耳不忍聞特
假巫陽畧述
一二亦見其
真有苦心一
字一淚

髮曼鬢豔陸離些二八齊容起鄭舞些
此起舞美人二八見芳容齊妙 衽若

交竿撫按下些
舞衣迴轉若竿之相交以手撫按衣襟而上下其勢也 竽瑟狂會損
音填急擊也

鳴鼓些宮庭震驚發激楚些
激楚清妻之曲 吳歛蔡謳
吳蔡國名飲謳歌也 奏

大呂些
大呂六呂之一正音也參以吳蔡別調而歸于大呂今樂古樂雜沓並陳也

變 已上極言其歌 宮庭震驚則如雷如 舞音樂之盛 震矣大非內庭所宜

蔣註 美人既醉四語寫醉後美人為舞時引興被文四語寫衣麗髮豔為舞時觀色與前言女色絕非重複麗而不奇言五色絢麗也

士女雜坐亂而不分些
歌舞既畢恐不盡歡故復令歌舞之女與羣臣雜坐不分次序為簿戲之戲以為樂也 放

嗽組纓除冠帶班其相紛些
班次坐而不整 鄭衛妖玩來雜陳些激

楚之結獨秀先些
歌激楚之女其結束更秀媚而出眾也 篔簹象棊有

六簿些
局戲六箸十二棊投六箸行六棊故為六簿 分曹並進道相迫些
迫互爭勝

也成梟而牟呼五白些
梟倍勝為牟梟子六白六黑梟乃賤采欲勝梟必呼五白白乃貴采也

晉制犀比
此以犀角為物投而比較之以定其勝負如今骰子類非簿棊也戲興於晉故曰晉制 費白日些鏗鍾

搖簾揆梓瑟些
堂中六簿未散而堂下又擊鍾受瑟以催登堂縱飲也 娛酒不廢沈日夜

些蘭膏明燭華燈錯些
剪衆華以為燈 結撰至思蘭

芳假些
神女賦沐蘭澤含若芳假藉也 人有所極同心賦些
命羣臣作賦和詩謂之賦

耐飲盡歡樂先故些
如高唐神女等賦皆先王舊事 魂兮歸來反故居些

招魂

結出反故居三字見魂已歸來毋庸再招矣然究是大夢初覺愁苦依然以起下文感慨作收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
蔡蘋齊葉兮白芷生仲春時

亂曰獻歲發春兮汨吾南征蔡蘋齊葉兮白芷生

路貫廬江兮由廬江至雲夢貫其中而行也左長薄大抵稽水之地倚沼畦瀛兮沼瀛皆浦中地

遙望博青驪結駟兮齊千乘叶平結連也齊同也從騎之多車徒之盛皆於遙望中顯出懸火

野火延岩望之若懸延起兮元顏烝火氣烝天元容變赤也步及驟處兮誘騁先

從獵步卒能先於奔馬抑驚若通兮引車右還右轉以射獸之左與王趨夢雲夢

兮課後先君王親發兮憚青兕叶寫得極瀟灑極高興却極悲涼更見

箋已上又補敘頃襄復遊高唐獵於雲夢一事蓋頃襄繼立不亟思報仇洩耻乃先事收獵使宋玉賦高唐賦神女可見全無心肝之人君既荒淫如此其臣下又賦姦如彼使屈子目擊能不西風刀剪美人心耶故借招魂不惜直情吐露以冀頃襄讀之而改其行也

蔣註此節追序歲首南行適遇楚王回於江南而所見如此莊辛所謂馳騁雲夢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于此亦可見矣

朱明承夜兮時不可淹
臯蘭被徑兮斯路漸沒湛湛江

水兮上有楓叶乎金反目極千里兮傷春心斯路漸則臺館既空歌舞久歇舊獵之地已鞠

為茂草矣惟見湛湛之江水與江上之青楓而已耳傷何如之魂兮歸來哀江南叶尼金反結出感慨正意作收

箋哀者哀江南國土將盡為秦有復言魂兮歸來者蓋設言此時魂即歸來目極此千里之地皆楚先王舊封眼見拱手送之他人傷春心三字淚盡而繼之以血矣前皆短句忽變長調大有揚阿激楚之音凄清動人

召鬼

蔣註

朱明夏之日也斯路指春時遙望之地言自春徂夏再經前路已為茂草所漸沒矣蓋初春由陵陽至淑浦今由淑浦出龍陽至長沙自沉正懷沙孟夏徂南之時復從夢澤經過故感懷而發此嘆也

大招

發明

史稱懷王三十年為秦所留頃襄二年懷王逃歸被秦遮楚道間道走趙不納走魏而秦兵追至遂同使者入秦發病三年懷王卒於秦秦歸其喪此靈車未臨而屈子賦以招之也其間鼎俎之豐食饌之精音樂之盛皆設而望祭之品冀靈之來而享之也至若朱唇皓齒盛稱美人之艷又皆指所設之芻靈言各有寓意舊註誤謂原以女色招王按懷王生前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兵挫地削卒死於秦為天下笑此懷王九泉之下所不瞑目者今三閭慟哭招魂冀其復生豈忍以此種喪身尤物極口贊美非但自己病狂喪心抑且落於譏訕况原既不能諫之於生前而欲娛之於死後亦可謂愚矣在他人尚不可何況屈子乎此誠二千年未白之旨特為揭出庶昭昭大節與日月爭光不致沉埋於此日也

青春受謝

受冬之謝變而為春

白日昭只春風奮發萬物遠

叶喬蟄蟲昭蘇草木萌動

開首四語暗寓頃襄繼立

奠其如白日
昭明奮發有
為如春風之
鼓蕩也却借
懷王說故言
之無迹

只冥凌浹行

冥途空澗可
御風而行也

魂無逃只魂魄歸徠無遠遙只

蔣註

禮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則臣之於君固有招魂之禮矣故紀
其歸葬之時而招之言魂在冥中莫有追躡之者可以馳驟周浹
而行也

魂乎歸徠無東無西無南無北

叶平與漢詩
魚戲韻同

只

總提四語少變
招魂之體是時

楚東則齊西則秦北則韓魏東南則吳皆與楚不
睦故勸其毋往以下皆形容其人心之險詐也

東有大海溺水泔泔

水性善沉往
則必被其溺

只螭龍並流上下悠悠

只霧雨淫淫白皓膠

水與
天連

只魂乎無東湯谷寂寥

人跡
不到

只

此喻
強齊

魂乎無南南有炎火千里

元中記炎山
在扶南國東

蝮蛇蜒只山林險

隘虎豹蜿

叶
烟

只魴鱖

狀如
犁牛

短狐

蠍也似鱉三
足含沙射人

王虺

虺
也

騫只

魂乎無南蛾傷躬

叶居
延反

只

此喻吳
多陰謀

魂乎無西西方流沙泔泔

陷人
不淺

只豕首縱目披髮鬢

亂只長爪踞

同
鋸

只牙諛笑狂只魂乎無西多害傷只

形容秦
人獨絕

魂乎無北北有寒山遑龍

燭
龍

只代水不可涉深不可

測只天白顛顛

冰雪互
東之色

只寒凝凝只魂乎無往盈北極只

此
喻

魏望而可畏也 招魂乃未死生魂慮其遠殿故上下徧
招此死後靈魄隨喪在道故只言四方而畧其上下也

大召

魂魄歸徠閒以靜只自恣隨意所欲荆楚安以定只逞志究

極欲心意安叶只窮身永樂年壽延只魂乎歸徠樂不

可言只總挈一段以起下文

招魂云靜閒安者諷頌襄也此復云閒靜者蓋深痛懷王生前不肯閒靜惟窮兵黷武以至於如斯也今魂若歸來據有荆楚之地其財賦足以供王飲食歌舞之樂其人民足以快王之志而極王之欲不但報仇雪耻振興楚國並可比德三王此皆三閭素所迫欲望之於懷王者故不惜盡情吐露冀懷王之魂速返也

五穀六仞穀粟之多設菰梁只鼎臠熟盈望和致芳只內納

鴝鴝鶒鴝鴝鶒鴝鴝鶒味豺羹叶只豺肉為羹魂乎歸徠恣所嘗只

已上祭品之盛

鮮蠃大龜甘雞和楚酪漿只醢豚肉苦狗以豉煮狗膾苴蓐叶

只吳酸蒿蓐言吳人工調醢酸蒿蓐以為齏也不沾薄只魂兮歸徠恣所

擇叶只二恣字承上

菹醢之精

炙鵠麋鴟烝鳧粘鶉鴛鴦敝只煎鱗鮒臠烹雀遠爽存叶祖反

只老子五味令人口爽遠快也魂乎歸徠麗以先叶只麗饌之美而先陳者

庖饌之美

四酎并孰同不盈嗑只酒三重釀為酎踰年則四重矣不熟則酸而盈嗑清馨凍飲冷酒

不歡役大雅禾役穉穉役列也此謂不歡而但列注於尊壘也只吳醴再宿為醴白蘘米和楚瀝酒

清酒只魂乎歸徠不遽惕只酒為歡伯可以忘憂

醴酒
之醇

代秦鄭衛鳴竽張只張之以待鳴伏戲駕辯楚勞商只伏戲作瑟造駕辯之

曲楚人因之作勞商之曲謳和揚同阿徒歌曰謳趙簫倡只魂乎歸徠定空桑只

空桑瑟名和揚阿之歌當以簫為倡凡絃匏鍾磬皆從簫倡之故曰定空桑只

曲奏
之雅

二八接武二列並舞也投詩賦只叩鍾調磬金曰鍾石曰磬娛人亂只樂之

終奏日亂四上聲競氣極聲變只籥色譜四上尺工六為宮商角徵羽四上宮與商也極聲變者言宮聲由商而

爭上至極而變則四清聲生焉魂乎歸徠聽歌謨只

歌舞之盛
簫管之清皆設以為招魂之品其不言工祝具備者蓋靈輻在道不勞升屋而號也

朱唇皓齒嫕以媠叶只此美而善修者比合德好閒習以都只合德

則能同心共理好閒則不與心妬嫉此賢淑而嫺於禮者豐肉微骨調以娛只此厚重而性情諧和者已上皆窈窕淑女也

魂乎歸徠安以舒只內政得人不患身之不安而舒矣

大召
已上盛言美人之美皆指所設之芻蕘言一部離騷多以美人比喻此則專以喻已蓋三閭之娥眉在懷王時久為眾女所妬雖暫疏於外猶

大召

三

冀賜環復召不意一入武關遂成永別今日魂即歸來焉能望其復活而用已耶故借芻靈之美以喻已之德性媠修尙可佐王治理懷王不能信用於生前頃襄或可寵任於日後倘機有可乘國事固猶有可爲也故不嫌苦心贊美以爲用世之地也

媠目宜笑娥眉曼只容則秀雅穉朱顏只此指無憂魂乎

歸徠靜以安只

媠修滂浩麗以佳叶居只滂德能及物浩才有可曾頰倚耳曲

循規只

滂心綽態姣麗施只心廣則體胖小腰秀同頸若鮮卑只

小腰秀頸則形不痴肥此言其瘦者魂乎歸來思怨移只

箋 移轉移也此言懷王魂魄在望見今日芻靈當轉移此日之思思前度娥眉何以善淫當轉移今日之怨怨前度黨人何以蔽美以致今日之喪歸異地也

易中坦直利心聰以動作只粉白黛黑施芳澤只長袂拂

面善留客只魂乎歸徠以娛昔只

箋 此直形容芻靈爲活美人矣芻靈束草爲人傳以粉黛衣以綺繡易中則無嫉妬之私利心則有聰俊之慧動作則粉若自施黛若自描善留客妙懷王在秦爲客魂今歸來故舉袂拂面以留之囑其毋輕信人言再入武關作客也娛昔者得幸今日之聚聊酌疇昔之悲也

青色直管美目緬只靨輔奇牙宜笑嗎只豐肉微骨體
便娟只魂乎歸徠恣所便只

箋 前已贊其嫋目宜笑娥眉曼只此復言青色直眉美目緬只者蓋指總帷外之侍妾美髮也恣所便任其所便而使之也已上凡寫十二種美人各具有德性聰慧非靡顏膩理遺視聯些之比讀者切勿認以女色招王則謬以千里矣

夏屋廣大沙堂秀只南房小壇音善不樓觀絕雷簷滴木溝只

曲屋周閣步墀長宜擾畜叶只馴養禽獸

箋 此明器之屬夏屋沙堂南房樓觀檀弓所謂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斷備物而不可用所以栖魂者

騰駕步遊未至固則乘車既至固則徒行獵春囿只瓊轂錯衡塗車冥駕也以玉飾轂以金錯衡

英華羽葆翠蓋假叶故只設也只茝蘭桂樹鬱彌路只魂乎歸徠恣

志慮只

箋 已上園囿所設之車駕羽葆旂旄之屬

孔雀盈園畜鸞皇只鴟鴻羣晨雜鴉鷖只鴻鵠代遊見珍

多禽之曼鵲鷓只曼衍而飛者魂乎歸徠鳳皇翔只鳳凰翔舞兆楚必興

箋 已上茝蘭禽鳥皆剪彩像生之類是招魂之物已備招魂之事已畢以下則滿擬魂之歸徠立國施政而比德於三王也蓋皆寓託之詞屈子無返魂之術楚懷魂即歸來焉能望其立國而施政耶即屈子借芻靈以喻已不過自己隱約其詞豈能明告頃襄以用世之意耶故仍借懷

王魂之歸求一直說下以滅其迹既不嫌見猜於頃襄又不涉毛遂自薦之故轍其用意深矣

曼澤怡面血氣盛只永宜厥身保壽命只

箋 前三窮身永樂壽命延只蓋祝懷王生前之詞此又言曼澤怡面血氣盛者乃借懷王以諷頃襄也

室家盈庭爵祿盛只魂乎歸來居室定只



此勤其重根本而定王室也室家本枝之公族根本盛而枝葉茂羣小權奸無容側足其間也

接徑千里出若雲只

人民蕃庶勢若雲蒸

三圭重侯聽類神

叶式云反

只

聽察精審

察篤天

不壽不達

孤寡存

恤問

只魂兮歸徠正始昆

先猶

後也



居室既定由內及外以施政治所謂始昆也三圭公侯之秩重侯臨民之宰神者折獄無枉察篤天隱存問孤寡此又仁政所宜次第而施者

田邑千畛人阜昌只美冒眾流德澤章只

有美政以覆之故德澤明

先

威後文善美明只魂乎歸徠賞罰當

叶平

只民不率教則先罰以示威後以文撫

之則賞罰當而勸懲之法備矣



已上望其治民

名聲若日照四海只德譽配天萬民理只北至幽陵南

交趾只西薄羊腸東窮海只魂乎歸徠尚賢士只



此節承上起下蓋發政獻行非國有賢士焉得名聲若日而德譽配天耶此用倒提法也

發政獻行禁苛暴只舉傑壓

彈壓百僚

陞誅譏

應譏議者

罷

叶抱應罷

斥者只直羸

理直而才有餘者

在位近禹麾只

禹能指麾用賢

豪傑執政流澤

施只魂乎歸徠國家為只

箋 已上望其用賢

雄雄赫赫天德明叶 只三公穆穆登降堂只諸侯畢極

立九卿叶乞 只反

蔣註

登降堂者出入堂陛以議大政也諸侯畢極謂朝諸侯定官制也三公九卿皆天子之制但曰九卿者三公已見上文

昭質赤白 既設大侯虎豹 張只執弓挾矢揖辭讓叶如

只魂乎歸徠尙三王只

箋

此則天下化成之效非三王不足以當此當時七雄并爭游說縱橫之士奇謀百出曾無齒及三王之治者惟孟氏以仁義鳴屈子以忠貞顯上此二子而已矣

附註

招魂之作非暴君過蓋以宗臣而值夏屋之將邱寧能隱忍默然而坐視其亡乎天招之作非露才揚已乃屈子一生經濟未獲展施寧能與草木同朽以沒世乎故於此二篇痛發其奇以冀伸之於一朝也離騷諸篇猶是自寫幽怨流商刻羽而已至二招之文直是黃鍾大呂豈庸耳

蔣註

上手延登曰揖壓手退避曰讓致語以讓曰辭天下既平貫草射息天子當陽諸侯朝覲與羣臣從容燕射此太平之盛治也篇中所云皆為左徒時欲措諸行者不幸中道改路徒以未了之願號諸既死之魂其傷心固有非言所能喻者嗚呼能無疾首於讒人哉也

之三

